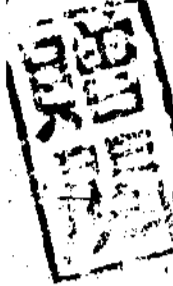


1194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181



現代知識

第六期

第一卷



三論「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

——為這嚴重局面的新階段進一言——

▲專論▼

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教授

陳岱孫

論中立者

燕京大學教授

高名凱

最近英國的民主思想

北京大學教授

吳恩裕

建設性的途徑

華素士作

王子和譯

勝利以來，看中國外交

王光榮

▲講演▼

冰心女士談旅日感想

女青年會幹事

錢學記

▲學術▼

社會研究四大學派的評判

燕京大學教授

林耀華

▲醫學▼

婦女對於婦產科應有之常識

燕京大學教授

胡經甫

▲文藝▼

沙爾德的兩部新劇本

清華大學教授

吳濬元

▲紀事▼

南冠紀事(下)

燕京大學教授

厲之誠

現代「哭笑不得」的救濟工作

本刊特約記者

齊中

「新」疆是誰的天下

本刊特約記者

蕭

第一卷第十六日出版 本報零售每份三元



專論

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

清華大學法學院
院長兼經濟系主任 陳岱孫

近百年來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十八世紀自由主義大潮流的支流。

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對象是政治。其背景是英法革命以前歐洲社會不平的情狀。雖然在十八世紀以前，自由運動不是沒有萌芽。宗教改革——以德國路德馬丁於一五二七年所著《論奴隸文九十五條陳述》於威丁堡教堂門上，與英國國會議員於一六四九年將查理一世宣告死刑爲此項改革運動的界石——要求人民信仰的自主與自由，也就是近代自由運動的初階。然而自由主義，在近代社會具有絕大之威力，而形或百餘年來思想與制度的大潮流。雖然溯及於十八世紀政治自由的企求。

十八世紀人民所受之壓迫與困苦初不關於狹窄的政治不良，執政者的奢靡專制，人民的生命權利，一無保障，因爲被大憲法，而社會上對選權之爭奪，階級之劃分與權利之懸殊，賦稅繁重，生活困難，貧富不均，都是令人不滿的情狀。然而當時的看法是以爲這些不良的情狀都是根植於政治。政治而能照理想的改革，則此一切不良情狀都可不致自滅。而理想的政治改革就是自由主義，民權政治。

美法革命奠定了自由主義和民權政治的基石。納其精華而言，政治自由主義確定了兩方面的關係：(一)國家與人民，(二)人民間，個人與個人。在樹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說明二者間的義務權利。而注重於保護人民政治的權利，反抗國家的暴力。國家的代表是政府。政府首領的名稱，或曰皇帝，或曰土侯，或爲執政，總統——並不變更此原則。天然權利說明人民權利的獨立性，而主權在民。舉說，更確定人民與國家主權的地位。人民是主，是主權者。國家是爲人民而存在，國家之權是人民賦與的。政府之權與人民之權根本不同，於是主權與治權的分劃乃以確定。在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的倡導就是人民政治權利的平等，這是針對着階級政治權利而說的，平等則不應有政治階級，更沒有特殊的權利。這兩方面的關係便形

成近代民權政治基本理論。基本理論是抽象的沒有具體的支撐，便無所依託，不能實現，於是法律乃成爲支撐此基本理論的制度。法律者國家主權之全意志具體化的結果，而其主要的目的是爲上述兩種關係造成具體的依據，以制衡的力並來裁判國家與人民，個人與個人間關係的可能的可能。政治自由主義是否應追溯到十八世紀政治理想家所想像的英美，不是我們此文所注意的。不過在相當範圍內，如果法律制度比較的影響揮力，國家權力，階級特權確可以受到相當的裁抑。

工業革命萌芽於十八世紀中葉。在政治自由主義極盛的時候，工業革命也還在發展的初期，當時人民經濟生活還是屬於政治生活，而工業革命對於此後經濟發展的影響的可能性，尚不易推測。十八世紀後葉之農學派與斯密亞當之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固然一方面是指對着近代初興的工商主義，而溯其淵源，則當時極盛之政治自由主義實爲其接應之所自。如果政治生活是其主要的生活，經濟生活只是其他生活之一種，而部屬於政治生活，則從政治自由主義引伸到經濟自由主義，自是一種自然趨勢。經濟自由主義，在國家與人民關係一方面，更是裁抑國家的權力。扶植保護人民的權利。自由擇業，自由契約，自由分配財產，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等等，都是關係定議下的關係。在個人與個人關係一方面，經濟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就是經濟機會的平等。假定人民經濟機會是平等，在自由和平競爭之下，所得到的結果，儘許不能得到財產的入分配的平等，而不能認爲不合宜。國家的主要職能是「警察」(廣義的警察)，是公正人，是人民間經濟行爲，秩序或法律的維持者。只是個人行爲不違背規律，國家採取放任態度。反之，如果個人的經濟行爲破壞了規律，國家就要出來干涉，以恢復規律的地位。在規律恢復之後，國家又退立一旁並他公正人，「警察」的職務。所以在自由主義基礎上，國家的主要職能是「警察」，而道「警察職能」，在政治方面，是積極的，在經濟方面是消極的。

南京圖書館藏

以物質進步論，近百年來西方的物質文明確是經濟自由主義所賜予。然而，在增進物質文明的過程中，經濟自由主義同時也孕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隨着經濟自由主義的尤大而發展，直至其所產生的結果，與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與結論大有出入，於是經濟自由主義，因其所孕育制度的不滿意，也為人所懷疑，與廢棄。

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證明經濟自由主義是個基本前提的不可棄。經濟自由主義以為公私利益是一致的，經濟競爭是可以自由的，經濟行為因果的適應是嚴格的。百餘年來的經驗却使得人們對於上述前提發生疑問。而最令人失望的就是經濟機會平等一個假定。因為經濟機會平等只是一句話，經濟自由主義並沒有創立一個經濟機會平等的具體情況。社會平等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在投身社會，作各種經濟行為的時候，其所應有的經濟財力地位必需相同。像賽跑一樣，必須參加比賽者同在一條起點上，然後可以叫做機會平等。如甲比賽者起點的地位前後相差甚多，機會平等一句話就沒有意義。很明顯的，經濟自由主義沒有，也不能與人人以同樣經濟財力的起點。則在此假定之下所期許的公平恐怕只是一個理想。

前提既有出入，結果更不令人滿意。名義上經濟自由主義造成實際經濟的不平等。在今日自由經濟發展的國家，財產所得分配不平的情況太為眩目了。經濟自由主義接納自政治自由主義，只在「我知國家對於人民的暴力，而想不到經濟的不平可以產生個人的暴力；只知政治階級之應剷除，而想不到新階級之不平可以在經濟階級內產生。近代人民經濟生活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經濟不等的要求似乎更迫切於政治平等。甚至於有人以為沒有經濟平等也就沒有政治平等。十八世紀的政治自由主義是鼓吹國家，怕變成壓迫人民的暴力，而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的新經濟貴族——「資本家」——不但受教訓，並且可以利用經濟的力量壓迫國家。

因為不滿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病態，經濟自由主義也受了攻擊。理論上的反動就是各色社會主義，而共同的趨勢就是恢復或者參加國家的權力，極端的就把國家變為一個極權的機構。

除開上述經濟不平的難題外，經濟自由主義的趨向是經濟自由主義近二三十年來的新致命傷。經濟自由主義的主要發動力有二：(一)經濟恐慌，(二)戰爭。自由主義經濟以物價為樞紐，一切經濟行為都隨着這一個樞紐以相互適應。所以自由主義經濟可以漫無組織，而可以運行不紊。

實際上，物價這個樞紐並不能如理論上所講那樣的完善。經濟行為之相互適應並不十分靈敏，於是無計劃無組織的生產是否可運行不無成一個問題。近年來經濟恐慌的現象更引起許多的懷疑。我們不在這裏作理論上的辯論，探討到底經濟恐慌是否自由主義所孕育。我們所注意者就是經濟恐慌時期生產而實種種問題事實都給反對經濟自由主義者以口實，而補救的趨向不少主張經濟自由化企業公營，以為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經濟自由化的第二個發動力是戰爭。近代戰爭變為有組織的衝突，而作這有組織的衝突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也隨之增長。一九一四、一六、一八年的後期，與這一次的歐戰，充分的說，自由經濟制度所扶持的散漫的私人經濟機構不能應付此非常時期的劇變。極權國家無論矣，即在自由主義未發達的國家，經濟自由化，在戰時，也有一致的呼聲。這是一種實證，一旦在戰時證明有相當效用，在戰後也有延長的可能。這並不是一個慣性問題。戰後的恢復工作，後戰時之可能，戰爭所引起狹窄的國家主義，與國家這個機構對於新權力的嘗試，都是保留戰時經濟自由化的重要因素。第一次歐戰後的經濟如此。這一次歐戰後的情形恐怕更有甚於此。

無論如何，從十八世紀自由主義所分支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到今日，已走到途窮路絕的階段。從各方面壓力的推進，與已經表現的現實情形上觀察，經濟權力恐怕不能仍為私人所保有。或者全部或大部分的生產分配轉移歸國家，或者國家對於私人的一切經濟行為有絕大的控制權力。前者，國家是一切財產所得的分配者；後者國家是一切經濟行為的最高裁斷者。這也許是這一個趨勢較有極端的結局，然而如果這一個趨勢沒有經有力的控制而減退極端的結局，未曾沒有可能。我們所感覺與應有的便是經濟權力國有化反映及於經濟自由主義所自接殖的政治自由主義，沒有問題的，如果經濟權力轉移歸國家，國家的狀態將大為改變。政治自由主義的目的是鼓吹國家。經濟權力轉移歸國家之後，國家一時沒有正面破壞這個基礎，而側面的發展，已使政治的範圍成爲一角的薄弱，失去他的效力。在這極端結局局面下，或者至少在這一類結局的初期，國家權力之驟然增加，儘管這個增加是從側面來的，其反映於政治者恐怕反動的可能性甚大。再就上述兩項關係（國家與人民，個人與個人）來說，經濟權力歸國家之後，在經濟自由主義制度之下，個人與個人間，以便經濟地位，互相凌駕的不平等情況，也許因之消滅。而代替之

欲望的人可以拿出他們的「治國」方針，政治綱領，各種政策來求得民衆的擁護。他們當然也可以組織成一個團體，但是參加這個團體的人也是要看大家是否有同一的見解，同一的志願。這種團體就是所謂政黨。政黨和民衆是相反相承的。政黨的目的都是在於爭取政權，在於實現「治人的欲望」，而民衆則是等著被治的。然而政黨需要民衆的擁護，民衆的同情。如果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在競爭的話，站在這兩邊以外的人，站在當事人的圈外的人員當然就是中立者了，這圈外的人就是沒有「治人欲望」的等著被治的民衆，所以，中立者就是民衆。這是一般的理論，現在再來看一看中國。今日中國，黨爭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然而一般人對於中立者的看法如何呢？第一，有的人不承認有中立者的存在，認爲所謂中立者都是假的。第二，承認有中立者的人，則對中立者加以攻擊，認爲是「不識時勢」。這其實都是不正確的看法。

中立者不但有其存在，而且是極大的多數。一切下層民衆，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的民衆都是中立者。就是關心國事的士大夫階級也是中立者。國事是公家的事，誰不關心？但是黨爭是兩個有「治人欲」的團體的爭鬥，因爲這爭鬥的結果可以影響於國計民生，每一個人民都可以關心牠，但並不因爲這關心就認爲他也是參加鬥爭的局內人。他甚至對於兩邊可以同時提出抗議，加以反對，如果這爭鬥的結果有損於公共的利益的話。

最奇怪的是，一般人都認爲左右傾的分子不是中立者，而左右傾的分子也自認爲與「衆」不同。這是個莫大的錯誤。然而這錯誤却是現代中國的流行病。要知道「傾」原是民衆所必有的態度。民衆既然把公共的事務托給「公務員」來辦理，民衆的幸福既然是操在政黨的手中，他就不能不注意政黨的政策，政黨的行爲，而傾向對於他有利的政黨。可是，這傾向也只是傾向而已，並不會因此而離開中立者的地位。現在一部分人把左右傾分子，看做是左右派的人員，都是沒有了解這一點。更奇怪的是：一些左右傾分子也自認爲是領導「民衆」的前進人物，以爲自己比民衆高明，比中立者超卓。其實左右傾的分子也是中立者，也是民衆，不過是有所傾向的中立者罷了。中立者的民衆本來應當對於政黨有所傾向，除非他因爲某種原因對於公共的事情，甚至於對於生命都不感覺興趣，除非他對各黨派的政策和行爲還沒有了解以外。所以，「有所傾向」不能拿來決定他不是中立者。

傾向而且只是會動搖的，姑不論那些「左右逢源」的投機分子，就是

最誠懇的民衆也極容易改變他的傾向。這原因是極容易明白的：歷史有變化，環境有變遷，而各黨派也有改變。民衆是單純的，他只問黨派的行爲是否合乎他的利益。今日這一黨派好，今日就傾向於他；明日這一黨派不好，明日就反對他。這傾向的動搖性是政治進步的原動力。因爲民衆的傾向可以變動，因爲這變動是依照政黨的政績，所以在朝在野的政黨都努力向上，已經得到民衆的擁護，沒有得到民衆的擁護，好的爭取民心。

傾向還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程度較高的人就屬程度較低的人爲仇敵。其實並沒有向心的民衆都是政黨的爭取對象，何況有某種傾向的人自己還不是政黨的一員，而要別人有同樣傾向或同等傾向也只能出之於爭取之一途呢。

至於政爭中立者更是不應該。這不但是錯誤，而且是損失。從理論上說，中立者應當是一切政黨所敬重的。因爲政黨之是否可以成功要看中立者對他的傾向如何而定。可是今日中國的政黨都多半有些封建的精神，他們還不肯來選就中立者，而要民衆來跟他們走。所以，和他們不完全一鼻孔出氣的就是「叛逆」，「反動分子」。他們沒有知道中立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中立者的傾向之所歸，更是一種值得注意的事實。如果中立者不傾向於我，我不但不應該攻擊他，而且應當拿這這事當做自我批判的資料，設法使其改變傾向。因爲這一批中立者原是願意把公共事務托給別人治理的，他並不反對治者，而且歡迎有治者來分勞，只要治者於他們有利，他們絕不是政黨的仇人，何況他們之向背乃是政黨的行爲所生的結果呢。所以，在現今的局面下，左右傾的分子自以爲不是中立者，已是一誤，而左右派的黨徒對於不傾向於自己的中立者的攻擊更是誤上加誤。有這大眼光的政治家不但會把傾向於政敵的民衆看做仇人，而且會平心靜氣的爭取他。

當然，因爲中立者地位的純潔和重要，一些左右派的人也就利用這情景來假借中立者。不過既是有假借，可知中立者的地位的重要了。王麻子有人假冒，李麻子就沒有人冒充。看到這一點，對於假冒中立者的人固然應揭出他的假面目，但並不能因此而打起中立者來了。

總之，現在的中立者幾乎是左右兩派的攻擊的對象。這在中立者是個「無妄之災」，但在左右兩派也是個極大的損失。中立者其實就是民衆，中立者的傾向是政黨的價值的試金石，今日的政黨切不可忽視中立者的向背，他們不但應該攻擊中立者，而且應當盡一切的努力來爭取中立者的同情和擁護。因爲被政敵的中立者會改變他的傾向，甚至於會發奮而起，來自己尋找自己的出路。

最近英國的民主思想

北京大學教授 吳恩裕

一 由抽象轉變為具體

近幾年來英國出版的政治思想書籍，表現一種新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基本特徵，便是使政治思想的對象具體化；而一洗格林（F. H. Green），布萊德雷（F. H. Bradley），鮑山英（B. Bosanquet）那種政治思想與哲學倫理不分的積習。本文即擬把這種新的趨勢及其對於民主思想影響加以敘述與分析。

一九四二年林賽（A. D. Lindsay）著「近代民主國家」（Modern Democratic States）一書。書中討論政治理論的性質，認為我們只應研究近代國家，中古國家，或古代國家，而絕對沒有一個抽象的國家，可供研究。因此，我們也只能有近代國家論，中古國家論，或古代國家論，而不能談什麼抽象的哲學國家論。「哲學的國家論」（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一名詞，本是鮑山英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一本書作，只是對國家作一種抽象的哲學研究。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在一九一八年，曾駁斥這種抽象的哲學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形上學的國家論（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林賽在其「近代民主國家」一書開明義第一章，即揭對具體的，特殊的國家研究之旨，實為一種新的趨勢與態度。

因為注重具體的，特殊的國家之研究，所以政治思想的目的與功用，也自然改變了性質。因此，林賽強調區別兩種政治理論：一種是政治空想（political utopia），另一種是可以實施的理想（operative ideal）。前者是對於國家抽象研究的結果。因為是抽象空想的結果，所以它便自然不接近事實，並且也自然就不能應用於事實上。後者乃是對於正在運行中的國家（operative states）的研究。因為是對於實際國家的研究，故可探求實際國家的利弊，詳情，而創獲可以「見諸實行」的理想。這樣，則政治思想的功用，便不再開於空想的自慰，而要切於實際，有補於實際。

林賽所揭之新義，凡治政治思想史者，固然聞之必感新穎可喜，但

我們考察英國當代政治思想界，實有人遠在一九三五年就顯然有這種趨勢。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H. J. Laski）的「國家之理論與實際」（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即於是年出版。該書第一章講「哲學的國家概念」，第二章講「實際世界中之國家及政府」，這就可謂：以哲學的國家論與現實的國家論對比。而拉斯基也駁斥哲學的國家概念，認為不切實際，空談好聽名詞，神祕理論，於事無補。但在第二章中，拉斯基則討論一種能夠說明實際政治的理論。其主要的精神，即在把政治理論的研究對象，由哲學的國家觀念，轉移到實際世界中之國家及政府上去。

唐納教授（R. H. Tawney）的思想也很切實際。他以經濟史方面知識基礎，而對於社會及政治學說有所貢獻。一九二二年他的「貧求的社會」（Acquisitive Society）一書問世，其中就具有這種精神。例如私有財產一問題，我們曉得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已有取消私產的提議。後來的政治思想家，有的擁護私有財產制度，有的主張取消私有財產，眾說紛紛，莫衷一是。但是，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細心分析這私有財產中包括着一些什麼項目？他說：地租，利潤，版稅，專賣權等等，都是私有財產。假如談談誰私有財產，究竟是指哪一項私有財產呢？若主張取消私有財產又是以哪一項私有財產為對象呢？唐納認為：空談取消或擁護私有財產，那就是談抽象的名詞，都是最不切實際的思想。如果切於實際，我們顯然不能以資本家私利的私產和個人著作版稅的私產，相提並論。祇有這樣把討論一步步逼近具體事實的結果，纔能對於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用的方案。

他這種研究的精神，在最近的著作中，亦可看到。唐納在他給「三九年麥耶爾（J. P. Mayer）編著的「政治思想——歐洲的傳統」（Poli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Tradition）一書的序文中，就有同樣的見解。他以為，自由，平等及其他抽象概念的意義，都是與特殊的歷史時期有密切關係的。他的意思是說，每個歷史時期所爭取的自由，所企求的平等，都自有其特殊的性質，而絕不相同。我們如果談空濶的自由，抽象的平等，則只有得到權空而得不到實質。他這種研究政治

思想的方法，可謂最切實際的了。

上述這些見解雖然不是一種有組織的運動，都是無意中表顯出來的一種共同傾向。這種傾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意義就是：使政治思想的研究離開哲學的玄想，而轉向具體的事實；不再以抽象的國家概念為思想的對象，而以具體的實際的國家為研究的材料。這種趨勢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誠如唐納所說，「政治學比最社會的科學還要更社會一些」（見上述 *Why Britain Fights* 的序文）。離開了具體的社會，便無法作政治理論的研究了。

二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在政治思想中，這種逼近現實的趨勢，自然也會影響到民主的思想。有些政治思想家，往往專喜歡談政治思想的基本假定。例如說，民主是人民代表的討論政治，其統治乃是得到人民同意 (*Consent*) 的統治。這種政治可以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又能保持他們之間的平等；因此，這種政治乃是最能尊重個人人格，發揮個性，而又能顧及公共福利的政治。在政治理論的領域中，這種基本問題的討論，和基本概念的澄清當然自有其重要性。

但是整個政治思想既逐漸逼近事實，則民主的思想也不能例外。空談政治思想中的抽象命題，固然無補於實際；空談觀念中的民主，也不能實際應用。此其原因即在：政治思想的最終目的是在見諸實施，並且實施後能給予人們以福利。一種思想的自身和它實施的結果，純然是兩回事。當一種制度實施之後，除了其自身之外，又加上一切環境條件，則其結果自然不同。在某種條件下，在某一環境中，一種制度的實施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在另一種條件下，另一種環境中，即便實施同樣的制度，也不一定得到同樣的良好結果。關於一種制度，或一種可以實行的思想，不能專談其本身的好壞，而必考慮它在某種條件下，某種環境中實施的實況一點。一九三五年拉斯基教授在「國家之理論與實際」一書中，即有這種主張。

民主思想的新趨勢，最根本的一點，便是近來談民主的政治思想家，認為實行民主制度必須有適當的社會經濟背景，否則不能收獲民主政治的實效。唐納在其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論平等」 (*Equality*) 一書中，即已指出現代社會中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不調協的現象。他認為現代民主制度所以不能充分發揮民主制的效力者，就因為它所存在的社會經

濟背景是少數人私有的經濟制度。唐納以為，經濟力量本是一種社會的力量，它應該為社會人羣造福，原來可以與民主不衝突的。但在現在社會中，經濟力量握在少數的私人之手，這種經濟力量變成了私人過分享樂的工具，而與社會服務 (*Social Service*) 乖離了。在此種情形下，真正的民主根本不能實現。

一九四二年，唐納又寫「英國何以要戰」 (*Why Britain Fights*) 一書。雖然是一本小冊子，但其中頗多精確的見解。他在該書中對於民主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看法，仍然和他在「論平等」一書中的見解一致。而且他的詞氣，又更為堅決了。他說，「民主麼？它是好的，但還遠不夠」。他的意思是說，民主制度不成問題是好的制度，但還有這好的政治制度，還是不夠，必須要適當的經濟背景為之配合纔行。當他論及英國的民主政治時，他說，「大而言之，我們的政治制度，（本文作者按：指英國的民主制度）是我們可以驕傲的源泉。我們的經濟制度以及建在經濟制度上面的社會制度，也應該同樣驕傲；但是事實上，它們並不和我們的政治制度一樣」。這話明白地告訴我們，英國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都還沒有達到民主的程度。唐納認為乃是一極遺憾。

唐納在同書中認為，現在已到了時機，英國再不能使經濟活動的目的，當做個人金錢私欲的一個偶然的副產品；我們應該給予經濟活動以一個有意識的目的，而「那個目的也是，或應該是，很明顯的了：它應該是集體的努力」 (*cooperative effort*)，征服自然，而謀有所履於人類。這幾句話雖然簡短，却說明了整個人類前進途中，應該採取的正確方向。他的書本來是討論英國戰爭目的之作，故以「英國何以要戰」名書。英國戰後並非基本的目的，基本的目的應該是：推求戰爭起因檢討自己國家制度實施的缺陷，而急謀補救。這缺陷，在唐納看來，便是英國經濟社會制度不能與政治制度調和。至於補救的方法，他認為只有使工業金融的力量都充分發揮社會的職能 (*social function*)，而用全力征服自然，以謀造福於人類。他的具體的辦法，則係一、由國家系統制信託政策 (*Credit Policy*) 以避免或減輕循環性的不景氣現象。唐納認為經濟的不景氣之能造成困苦與浪費，除了戰爭之外，是再無倫比的了。二、其他工業，如運輸，煤及動力，軍火，鋼鐵，土地，利用，食物生產等等，亦均應歸國有或國家管理。三、應設立計劃及資源供應機構，俾易生產實效。在英國此種機構之設立，唐納認為，實屬刻不容緩的要務。

唐納以爲必須對於整個經濟制度改造，對於公私的企業改變傳統的觀念，然後才能產生真正的民主國家。所謂真正的民主國家，亦即一個「由全民的代表們來管理，管理的目的是爲了全民的福利」的國家，總之，他認爲，倘欲造成真正的民主國家，必須把該國家中尚未民主化的各部，都促其民主化。

關於實現民主制度必須有適當的經濟背景一層，拉斯基教授講的更爲清楚。他在一九三七年給其著作「近代國家中之自由」的新序，以及一九三八年爲「政治典範」所寫的新緒論諸章中，都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茲將拉斯基教授關於這方面的意見略述如下。

拉斯基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政治典範」中，本已略及民主制度與其經濟背景的關係。關於此點，我們可以由他對自由、平等、財產、經濟制度各章中，窺知其大要。但他最明顯的敘述，則以上述一九三八年所寫那篇新緒論章，爲最重要。在這一章裏面，他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人們都以普遍實施民主制度爲最高的目的。但大戰以後民主的高潮逐漸低落。其原因即在政府民主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學者們的空論以爲形式的政治民主本身即爲一良好的東西，而毫不顧及它置身於其間的經濟背景，更是萬分地不合理。

他以爲在當前，我們要分析任何國家（除蘇聯外）的政治制度，必以在各該國流行的資本主義經濟背景爲出發點。如英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即以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其經濟背景。我們一經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其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資本主義，是絕對不相容的。何以呢？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少數人領有，產手段，其生產的目的在於爲少數資本家賺得利潤；反之，民主的要求則是運用國家的權利爲全民謀增進物質的福利，並且民主要求全民有選舉權。但現代國家的機構却是直接間接受資本家所操縱的。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能保持適當的均衡時，平民的政治要求，自然可得到相當的滿足。當生產過剩，分配不均衡時，則根本無法滿足人們的提議物質福利的要求。於是民主制度便遇到了它的危機。也可以說，民主制度走上了十字街頭。它一個前途是，被法西斯主義的消滅，根本不顧平民的福利；另一個前途是實行社會主義性質的立法，徹底改造國家的經濟基礎，使其適應爲全民謀物質福利的目的。拉斯基教授認爲：把民主制度當作一種治理的方法（a Method of Government），它並不比任何其他制度有遜色。它當前的問題是在：政治民主的目的與經濟寡頭制度的目的

衝突，這個矛盾的開展不走上法西斯的途，便走上改造國家經濟基礎的途，此外別無他途。

但上述是他在一九三八年所見解，他這種見解雖然和現在的主要仍無多大出入，但他在上述二書的序文中，却對民主前途表示擔憂。他在「近代國家中之自由」的新序中更擔心：如果法西斯的勢力增長高，征服弱小，則人類文明難保不重入黑暗時代（Dark Age）。在目前盟國最後勝利在望，法西斯勢力將行消除之際，民主政治已有走入上述第二條路之可能。也就是說，民主國家有徹底使其經濟組織與其政治民主調協的可能。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當代革命的感想」(Th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一書中，就有這種主張，並且他認爲英國在戰時即應開始向這種偉大的改革上努力。最近他那「中國勝利展望的感想」(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Victory)，對於中國，也做同樣的希望。一言以蔽之，他的意思就是：戰勝日本，形式的民主，都不是中國最後的目的；中國最後的目的應該是使萌芽中的民主建在一個不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覆轍的經濟基礎之上，俾提高全民的物質及精神生活水準，而能充分發揚中國人民的智慧，以貢獻於人類。

三 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

綜括上述，可以說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乃是受了整個政治思想的新趨勢的影響，因爲先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改造，認爲政治思想必須腳踏實地，正視事實上的國家；所以講民主也就不能再囿於分析形式的民主制度，而必在其事實背景中探究它的性質及功用。在一社會經濟的背景中夾着民主制度，則可以發現它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根本衝突。結果他們主張保留政治民主，並且把政治的民主擴展到一切經濟社會制度上去。他們擬議的經濟機構，雖有側重國家統治某些經濟部門，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不同，但其已放棄「自由放任」的傳統，而趨向於真正的「計劃」經濟，則無可否認。

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有沒有受其他派的思想所影響呢？如果受了影響，究竟受了那一派的思想影響呢。講到這個問題，我們不免對克羅斯曼(R. H. S. Crossman)於一九三九年所著「英國政治思想」(J. P. Mayer 著 Poli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Tradition 中之一

事)中的話,有所懷疑。他說:「……在英國 向沒有產生一種根據馬克斯派或無政府派哲學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照我的看法,以上所述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就正是受了馬克斯派所影響的產物。不但此也,就是整個政治思想逼近具體國家而不談抽象的範疇概念,也與馬克斯的理論,不無理論上的關聯。試把我們的看法,略述於下。

先說整個政治思想。我們固然不能說英國最近政治思想的新趨勢完全受馬克斯派理論的影響,但我們須知:遠在此派之前,馬克斯派國家,就分明提出:是對建社會的國家抑資本主義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抑無產者專政的國家的問題。他不講空洞抽象的國家。用考爾其(Korchi)在其一九三七年所著「卡爾馬克斯」一書中給他取的名稱,這乃是一種「歷史的特殊主義」(historical specificism)。意即:任何普通名稱都只是名稱,談到實際研究的對象,都是歷史某階段的特殊事實,沒有抽象普遍的歷史事實。不但談國家如此,其他如生產方法,社會形式,都是特殊的歷史事實,絕沒有普遍抽象的生產方法,或普遍抽象的社會形式。這一點可以說與英國近今講特殊國家的學說,至少不無理論上的關聯。

至於民主思想的新趨勢,則可以說是絕對實際受了馬克斯派的影响。我們於此,有兩個理由。第一、在理論上,所謂經濟影響政治,所謂資本主義不能實現民主理想之自由平等,根本上都是馬克斯的思想。至於計劃經濟也是「資本論」第一章就暗示了的思想。唐納所主張的:使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不再為私人金錢擷取的動機所支配,而要用有意識的目的來安排統治,則更是馬克斯「資本論」的中心理論。稍治近代政治思想史者,一讀上述唐納及拉斯基兩教授的見解,即可窺見其所含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因素。

第二、就事實上說,英國當代學者,很多承認馬克斯某些見解正確的。柯爾(G.H.D. Cole)在一九三八年所著「演變中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Evolution)一書中,承認馬克斯研究英國工業革命後政治社會經濟歷史的成績,為英國人之所不及。唐納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經濟專報」(Economica)二月號,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出版)中「經濟史之研究」一文內,也承認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之劃時代的意義,且謂後來治經濟史者,難逃不掉他的影響。至於拉斯基教授,他不但

在很久以前就闡述馬克斯的理論,在一九二五年的「國家理論與實際」並且應用這種學說解釋國家;一九三八的「政治典範」新編論軍國相向自認其學說(即上述第二節之意見)為馬克斯派的國家論;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英國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更以上述的理論說明英國政治機制的利病。英國的費爾德(G. C. Field)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出版的哲學雜誌「心」(Mind)上有評拉斯基教授「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文,他把拉斯基教授叫做「溫和的馬克斯主義者」(Moderate Marxist),可見其他英國學者,也有和我們一致的看法。

克老斯基在上述書中結尾說:「幾百年以來,英國頭一次不但缺乏一種顯明的哲學(本文作者按:指政治思想),而且還要這種哲學。」如果克老斯基所認為迫切需要的政治哲學,是他上文所謂「根據馬克斯派……哲學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則我們可以說,這種政治哲學已經在滋長着了。本文所述英國民主政治思想的新趨勢就是這種政治哲學的雛形。

投稿簡章

- 一、本刊係綜合性質,舉凡國際,政治,經濟,文藝,自然科學及其他有關現代文化之各種論著譯述,均所歡迎。
- 二、來稿以不拘立場,切中時弊,啓迪知識,富有建設性者為宜。來稿請勿過五千字。
- 三、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加以標點並標明字數。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詳細註明原文出處。
- 四、稿件一經採用,除奉贈登載該稿之本刊一冊外,並奉致謝酬;費按每千字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計算。詩歌,短評及特別稿件,按篇另計。凡已在他處發表之稿件,恕不致酬。
- 五、來稿請附真實姓名,通訊地址並加蓋印信,以便致酬;筆名隨便。
- 六、來稿本報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來稿非經特別聲明并附足郵票者,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北平東四牌樓士胡同七十二號甲」本社。

建設性的途徑

華萊士作·王子和譯

杜魯門主義被攻擊得無完膚之後，改頭換面又以所謂「馬歇爾援助經濟計劃」出現。表面上說是「經濟計劃」，實際上是不脫政治性，以致於使巴黎的三外長會議又落得個不歡而散。同時美國對華貸款又有新進展。在這種時機來看華萊士這篇文章，更覺得我們深思。華氏主張「援助」要着重在「建設性」而不可帶有「政治性」，更無論「軍事性」。主動貸款國家中的開明之士運作如是看；那麼，我們政府對貸款的用途以及貸入物資的種類，是不是應該有所抉擇？

譯者識

每一個善良 的美國人都要求在尋求一條能達到和平的道路。雖然第三次大戰是不可避免的，也仍然在談論着和平。

杜魯門主義也被提供出來當作一條和平的道路。支持這個主義的人，承認美蘇勢力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為削弱蘇聯的勢力以增加美國的勢力，可以使這種衝突不致引起戰爭。他們主張趁着蘇聯被戰爭大為削弱（依照他們的理論）無力應付的時候，利用美國的經濟資源來進行這個目的。

美國人民被呼籲為了自由來支持這個主義。但過一旦爭取世界被當作最高結局的時候

，勢力本身就不過比勢力所爭取的目的更為重要了。為了自由，我們受驚於聖倫那維的獨裁者，我們容忍法朗哥那樣的法西斯主義者，我們支持土耳其那樣的獨裁政府。我們這要把法國和其他前進的政府由有力的民主黨派到反對的一面去。假如我們只想對外施展壓力而伸張我們的勢力，自由並沒有被貢獻出來，而只能削弱自由。

杜魯門主義

宣佈了六個星期以後，就好像已經老朽了。沒有一個人真心的擁護它。把這個主義引縮為一種反共產黨的人們，現在又要把它更加縮小為一種減少聯邦開支的運動。自由主義者的共和黨人，非難杜魯門主義的消極而又支離它，他們缺乏反對派把一個業已不合時宜的善後方案撕成碎片的那種魄力和堅定的信念。這種種已經使杜魯門主義成了一個廢論。國會裏有許多人在已經承認這一點，其中還有許多人正在這樣說着。

雖然對希特勒的軍事貸款已經在國會兩院通過了，但是實行的步驟，假如要有的話，也是混亂的。這些都是必然的。美國人仍然堅信世界的合作，同時也認清了杜魯門主義是和聯合國及和平是背道而馳的；但是杜魯門主義聽得到美國人全部的支持，沒有一件事比這更不可想像，更不可解釋，更消極或更可怕。其危險就是削弱了對世界合作計劃的希冀，雖然假扮者仍需要這樣一個計劃。使杜魯門主義從國

會產生的真正導演者們——我指的是杜萊斯那幫人——捏造了像戰爭一般的對蘇聯的憤恨；同時也捏造出來一個新的孤立主義。

杜魯門主義需要消耗千百萬元來裝備反蘇的制度。孤立主義者雖不允支付這筆開支，却也不是什麼不同的計劃。這兩種主義的計劃同樣的不適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前進者——民主黨員，共和黨員，和無黨派者——需要重新開始美國的世界政策。我們認為杜魯門主義是向帝國主義和軍備競賽，孤立主義走向混亂；我們必須另闢一條建設性的道路。

那另一條道

這計劃要以美國的资源為基礎，而要聯合國去履行。這個積極的和平計劃要動員全世界的建設能力，在長期和自給的基礎上，來恢復戰爭蹂躪的地帶，並且開發那些落後的地帶。從這條道路來覓取和平，其代價是不會低廉的，但是比較把美國的財產抄向全世界的為其諸國間的糾紛之中，總要低廉一點。

現在已經是從全人類觀點上來應付世界的需要的时候了。在這未來的十年之中全世界需要一千五百億美元以上的資金用於復興和發展上，其中三分之一是要用在歐洲的。全數的一半可由各地自行籌措。但是美國一定要供給各國一大部份入口的主要物資，因為美國擁有全世界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是唯一有餘力向國外投資的國家。

要把歐亞兩

洲恢復到戰前的生活標準，在五年之內每年需要美國供給五十億元的主要出口物資。要把東歐的生活標準提到和西歐一樣高也需幾百億的數目。再要把亞洲幾萬萬人的生活標準提高到和西歐一樣，需要美國供給一千億元。這就是世界趨向和平必需應付的經濟對象的性質。

無疑的，這項資金最好是由國際銀行供給，由歐洲經濟委員會這一類的聯合國機構向國際銀行推存。蘇聯也是會員之一，所以希望他能改變那只有被侵略國才應得國際援助這一項意見。被侵略國的需要當然是最大，但是落後的國家也應予以考慮。我們要使全世界增加生產，我們尤其要在那些最需要資金而又最善於運用資金的國家。

照現在的組織說，國際銀行資本的組織對它工作的進行是頗有阻礙的。八十三億額定的資本只有百分之二十是承辦了。而且，貸款大部份的資金是要靠出賣股票得來，而投資者不願認購除非是風險小到最小限度。供給資金的計劃是在一國內或一個區域內由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和專門機構的代表組成的某一機構去執行。擬定發展委員會從希臘調查以後報告書上所提的計劃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計劃

的中心問題就是美蘇關係。我認爲美蘇關係的關鍵不在於蘇聯軍事的力量與美國軍力強大的對比，而是在於蘇聯渴望重要的資源而美國這些資源却日益豐富。

在去歐洲以前我曾在「新共和」上說過，如果復興的計劃若不從全歐的基礎上着手，莫斯科會議是要失敗的。我這記得在戰時德軍佔

領了和美國中西都一樣大的土地，其中包括的人口相當美國人口的半數。在這個區域裏德國毀壞的財產比美國一九四二年全部的生產還要多，他們毀壞了六百萬住宅，相當美國住宅的七分之一，使相當密西西比河西方人口的半數那多人無家可歸。他們破壞的鐵路相當於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鐵路的三分之一，拖引車的百分之十三，馬匹的全部，牛百分之三十，羊百分之八十。他們毀壞的礦業生產相當美國煤的產量的六分之一，毀壞的鍊鋼廠相當全美生產產量的四分之一。他們把總共備用者四百萬蘇聯工人的工廠推毀了。這種比例的損失，對蘇聯的生產力自然是一個過大的打擊。至於對納粹作戰人數傷亡的比率，是美兵死一個蘇聯死十四個。

杜萊斯堅持

說莫斯科會議失敗的原因是工業，但是我所引證的一些重大的事實是不容杜萊斯忽視的。納粹侵略的恐怖，蘇聯人還較杜萊斯知道的更清楚。因爲蘇聯抵抗納粹的侵略付了最大的代價，所以現在才急需經濟的援助。但是德國沒有供給的力量，只有美國能供給。而且供給蘇聯尤係於美國自身的利害。蘇聯穩定才能有和平。

這種貸款自然是要擴充成爲一個全部協定的一部份，這個協定將要包括對聯合國全力的支持，至少在原子能，軍備，戰略地帶，管轄德國，以及消滅政治主義的鬥爭各原則上要雙方儘量獲得協議。

這個計劃需要美國人有一種目光遠大的勇敢的精神；使美國偉大的那種精神完全復活起來。

因爲所要付

的代價很高，而且要使自己感覺風乏，美國人不要要問：我們爲什麼要爲歐洲或中國犧牲任何東西呢？

除了急切的需要和平外，還有兩點可以答復這個問題。第一、歐洲的窮困遠超過美國人自己，而且歐洲的窮困若不解救，我們就不能認爲戰爭已經終結，法西斯主義已被打倒。第二、過剩的物資將要充溢美國，物價下跌失業增多，要避避免這種威脅我們必須增加工人的工資或者是使那些需要幫助的國家購買力增加。我相信長久算起來，第二個辦法勞工的收穫更多一點。

就目前收入的水準看來，美國至少有二百八十億的存款必須尋求投資的出路以保持國家的收入。而且至少要有百分之二十投資到國外才能保持美國本身經濟的穩定。投資到國外其他任何運用的方法都更爲有利，假如這種投資是用於生產的目的，而不是用於軍事或政治的目的。

全世界廿億

的人都在呼求若公路，鐵路，具，肥料廠，紡織廠，鋼鐵廠，房屋，農業電氣化，以及其他使美國人生活較爲安適的其他設施。耶穌說：「失去他的生命的人……一定還不能得他的生命」，他這句話不僅宜於了一個道德上的真理，而且也是深奧的經濟的真理。一個成熟而強大的國家，只有服務於全世界才維持他的生存，一個國家在一個被飢餓所困的世界之中要想積聚財富，結局就只是失去它的財富與和平。真正的和平不要付很高的代價，但是比起在世界每個角落裏在軍事支援之下繼續不斷的精神戰爭的代價總是低廉多了。（譯自五月十九日「新共和」）

勝利以來，看中國外交

王兆榮

一九四五

年八月初，美國航空轟炸機，因爲來得突然，所以就是夙以「持之有恒」的日本，全滿上下也都「魂不附體」了，於是在數日內便正式屈膝於聯合國面前，中國得到最後勝利，所以對於「五強」之林，舉國上下，眉飛色舞，欣喜若狂。中國本無領土野心，此後，當可長治久安；同時既與英美法蘇並肩作戰，當不復再受人辱！當時歡騰之跡象，如果諸位不健忘，恐怕現在還積在每位都充滿憂慮、苦悶、積鬱……的腦海裏。然而，也就是在此同時，「中蘇友好條約」——中國補行推銷總關於中國「密約」的手續，便正式在莫斯科簽字了。從此，生定了「曇花一現」的五強之一的中國的厄運。國內，內爭不停，工商業因破壞及「劫後」的結果，瀕於「萬劫不復」的絕境；同時，天災人禍遍於全國，處於「自殺」之途，是不可諱言的。對外，兩年來，外交方面，天天在走下坡路。僅顧目前，絕不想將來，眼光就放在兩尺以內，以外絕不顧及，所以外交進於「自瀆」之途！「中蘇友好條約」，不但將當年日本所欲劫持於我國的東北權益讓給蘇聯，還平添一個外國古！不是筆者批評已以「辭職了之」的宋氏。當時像如此艱鉅的任務，那有輕易草率簽字之理？恐怕仍是犯了以「無事爲榮」的舊病。殊不知「五強」之一的中國，絕不能再有簽訂此類有失國格條約的義務。然竟有此舉，實令人費解！進一步

講，宋氏當時即應正告史達林：茲事體大，必須請示政府；且中蘇均爲強國，未便運命。蘇聯民族雖在東北表現缺乏理性，難道還會將我國使節押在克林姆宮嗎？而宋氏竟無聲無臭的，全部應允，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無異默許開放自己門戶！宋氏初不知勝利後的外交與抗戰前迥然不同，大可與其他強國「分庭抗禮」矣！但在此利那間

中國未能

認清「外交大勢」，仍是沿襲故技，以爲對外不妨再作讓步，國內問題則迎刃而解，其實大謬不然！正所謂「引狼入室」，後患無窮！外交是以平等互惠爲原則，自己愈卑則愈強，對方觀感愈甚；及至推銷遠協定，關於中國部分的「密約」正式公佈後，外交部就應立即嚴加反駁，理直氣壯，不但不承認蘇聯的「秘密協定」，更應同時否認「中蘇友好條約」。理由是中國既爲「五強」之一，且和英美蘇是並肩作戰的盟友，爲甚麼因爲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而犧牲中國的利益？爲甚麼首先宣佈放棄在華一切權利的蘇聯，竟要求恢復帝俄時代的優越權利？當初，會議既無中國代表參加，當然不能承認此「密約」的規定。況「中蘇友好條約」反以此「密約」爲藍本，外交何以委曲求全，一至於此？因之

「中美商約」

便在「利益均霑」的原則下，緊跟着簽訂了。該商約簽訂後，遭到全國報紙嚴厲的批評。雖然有人說：「在字面上是再平等的沒有了」，此話誠然

無可厚非，可是若以中美兩國的國情來看，筆者却以爲該商約是棄過去（已經廢除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大成。因爲它在實際上，代表的只是美國的利益。英國外交研究現實，是自古有名的。四百年來，真是「無往而不利」！尤其在這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更令人歎爲觀止！所以香港至今不交還中國，勝利之初，反在九龍屏山島嚴民地修建機場，經當地受害的九萬居民，舉次呼籲反對，港督終以民意不可侮，始將撤銷原區，充分說明英國毫無交還香港之意。英外相貝文，有一次，曾在議會表示：「如中國必欲收回香港九龍，而能得美蘇支持，則如難令人相信，英國會堅決拒絕。」然而，事實並不像想像中那樣簡單。所以，英國此次亦不能例外，馬上派遣航空大員前來中國準備成立「中英空中運輸協定」，開內容包括很廣。可注意的就是這「廣」字！最近政府已派定該協定及換文全權代表。曾有商業訪華團的來華，作「中英商約」的談判，而遲遲未能成立者，除：（一）中英匯兌問題，（二）航運問題，（三）易貨協定及准許進出口之貨品單，（四）英對華信用貸款問題外；據聞主要癥結在英國不但欲在商約中特別提及香港之地位，此殆係英國欲利用香港爲中英貿易之「堅固基地」。此外，並要求包括與此次「白塔山事件」接續之西南某省的權益。外部某有力者於三月赴美途中，道經香港之際談話：「中英商約，仍在商談中，可望於今年七月簽訂」。今已時屆七月中旬，尤無任何消息，但願它不能成爲事實。敢問

中英在商

約上既有如此距離，將用何種妙計解決，竟敢作如是預言，孰謂中國無外交人才？至於港警毆斃小販王水祥，竟宜告兇犯無罪，及港警拘捕廣東保安隊員吳桂生，譚麥生，各處徒刑四年兩案，真是異曲同工！後者經過如此：粵保安隊四名在寶安縣屬白石洲海面截緝私運私藥，竟為私藥開槍拒捕，隊兵郭湘民，蕭啓煥當被擊斃。吳譚二人槍械被擄，當至香港嶺山警察所，私藥反運吳譚私帶軍火，截掠船隻。事情發生後，我官方曾向港當局交涉，要求開釋吳譚及發還所獲武器。但港法庭仍判吳譚械劫罪，各處徒刑四年，所獲武器交警保管，查明確屬中國政府者發還。此為二月間事，負責交涉者為外交部兩廣特派員。此外，

英國飛機

常於廣州市郊一帶，侵入我空能容外國飛機任意飛翔？不惟此也，在此大「白塔山事件」中，蘇聯飛機不是還參加助陣嗎？「參加助陣」還不只白塔山一件事，規模更大的，不是還有三十三年三月齊白大布運我守軍三團遺紅星機六七十架全部炸死之役嗎？中國對內任何事都是決絕的；可是對外則仍是取慎重態度，所以中國飛機始終沒有到「白塔山」去轟炸！而前此蘇聯飛機到廣州作鳥瞰的消息，亦時有所聞。大戰中曾一度亡國的法國西共和國，勝利後對中國態度更是變本加厲！中國參加接收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的地方的軍隊，最後與法國落了個衝突，法國並有砲艇參

加。法國飛機最近一次在廣西上空騷擾掃射，曾有擊斃同胞的事情發生。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結果仍是「抗而不視」，奈「嚴重抗議」外交每當一事發生後，提「抗議」，已成「例行公事」，至於結果如何，外間則不必過問。「白塔山事件」，又何嘗不如此。法國觀我們「西沙羣島」的事至今還未解決，這都是使我們五強之一「傷腦筋」的事實。

已經亡國

這是世人皆知的，日本自決定投降之際即蓄意用全力作「親美」工作，且不惜任何犧牲。美國本意在扶助中國，可是因為中國不爭氣，大起鬧騰之爭；兼以政治上不上軌道，辦事毫無效率，處處貪污，「劫機」橫行；同時，因為美蘇關係的尖銳化，美國始銳意充實日本，如是正中日本下懷，於是對美國更必恭必敬，而充分表現他的寸進尺，所以才有要求琉球及尾崎行雄建議琉球，台灣及東北由公民投票決定歸屬問題之妄想。雖說是妄想，但撥諸目前實際情形，根據麥克阿瑟過去的作風及推行的國策，很有使其成爲事實的可能！不是學者故作驚人聽聞之辭，有下列事實爲證：麥克阿瑟允許日本到北極捕鯨，英澳雖有抗議，但他竟置若罔聞，猶代日人辯護。捕鯨隊已裝裝待發；且又有日人想在北太平洋捕魚，提高日本工業的水準，以贖贖物費充贖贖品。關於賠償問題，麥克阿瑟又請專家赴日調查，據其用意，在急推愈久，愈減愈輕，日人已暗中將軍火工業改裝。美國記者亦有激烈之論調謂：「友

好及豐衣足食之日本，即等於一待受侮及富侵略性之日本。」美國已經開始向日本工業方面投資，其用意是利用日本的工廠與勞力，製造成品，再運抵中國銷售，現在上海已有在日本製造的美國貨。將來更可以大規模的製造與傾銷。日本製造的美國貨，成本低，勞力賤；正可吸取中國人的（因中國能用得越美國製造的貨的，總是太少了）金錢。在此中國工業大部破產之際，美國的中心，實在良苦。以經過「破壞」和「劫機」而瀕於無望的中國工業，恐怕要絕望！日本此來，就是受寵若驚，所以新首相片山哲及外相齋藤之演說，其態度之狂妄，均非空穴來風。謂爲麥克阿瑟投意，雖未敢必；得到充分諒解，則敢斷言也。此風實不可長。中國要有明確表示，不可畏首畏尾。對未來的威脅，要有所警惕。難道五分之一還不如戰敗國嗎？大英帝國在戰後雖是末落了，可是在經濟方面仍不肯放鬆，所以首先對美抗議。中國苦於內戰，都能談判復興經濟！所以麥克阿瑟總部對中國日商業考察團擬以閉門羹不是偶然的！其理由好像是日本簽證關閉，清查黑市，不能招待。據悉：「在中日邦交未正式恢復及日本私人貿易未開放前，所有中日船隻，均不得由日本裝貨外運，或由國外載貨駛日，但獲得盟軍總部特許者，則不受此項限制。這無異我國也默認與日本同受盟軍總部的管轄。」

大國蔑視

條約，欺辱我國；小國也蔑視條約，欺辱我國。「家不和，人必欺」。這豈會有大規模的建設條約，

死傷的確實數目，外交部至今仍未查明，也許早已暗暗的存案歸檔了。詳情如何，祇有「上帝」知道！接着，便是非律賓的限制權備經營商，有多少僑胞遇殃，也是無從推悉。中菲友好條約至今還在談判中，向非的「非法」移民問題，據歸自新加坡同胞談：「當地政府對華僑非常歧視，凡我船隻抵星旅客，須集中指定地點，無論男女老幼，均須裸體受嚴格檢驗，經認為無傳染病者，始准進港，惟費時連數日之久。」檢費是應該的，惟費時數日之久，未之聞也。在吉隆坡，在暹南都會發生不幸事件。事情解決後，雙方相約不發表經過。肇事者不發表大概是利便的；被害者不發表，實在投不出理由！所以南洋有一報紙，曾向政府要求加強領事陣容。外交雖不求善策，人單勢薄的領事，是無能為力的。南洋為華僑大本營，過去以及現在，對國家，對政府，貢獻殊多。葡牙至今不肯退還澳門，上月葡外長曾有一強硬聲明。大意謂中國果欲收回澳門，藉不惜一戰！有人說過：「澳門是中國鼻子上的一塊最不合適的頭飾」。雖是頑辭，也不能輕易放棄！中荷民航協定，亦在「互惠」的原則下商談。並將以「中英協定為藍本」。筆者真感覺中國的「寬大」太無限度了。日後「協定」陸續成立，各國飛機都出現於中國，真是洋洋大觀，交通更方便了。中國雖然沒有重工業，「製造飛機的工廠，不是飛機更多嗎？」「阿Q」都生在外國了。

至於三月

問外長會議的當兒，莫洛托夫欲將中國問題列入議程者，還不是比雅爾達訂定「密約」時更為進一步而已！雅爾達時代對中國尚有所顧及，而此時，看見中國不戰不已，自顧不暇，焉能對外？所

以率直提出。英美蘇不是早存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提議？雖經中國抗議，終止討論，但美蘇仍同意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如果美國真的同情中國，它不但拒絕在外長會議中討論「中國問題」，也應該拒絕交換有關中國情報的要求。美蘇有何權利「交換」有關「五強之一」中國的情報？它們如何看中國？實令人懷疑！所以說，此事是經過導演的，無非角色是有黑白臉的區別而已！雅爾達「密約」不是一個「現實」的教訓嗎？美前助理國務卿艾其森關於此點有一絕好說明，在一次的宣言中有這麼一句話：「美國對中國沒放有手。」妙在「放手」二字，中美同是強國，是平等的，為何美國不放手中國，頗費解釋，請讀者細細玩味好了。所以問題的嚴重性並未稍減，祇有增加。總之，也好，援助也好，其手段各

不干涉

斷言！出發點都是以己國利益為第一。為謀他國之福利而犧牲己國者或犧牲己國而為他國者，未之有也。所謂「慾海難填」，無論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以現在的中國外交要蘇聯履行「中蘇友好條約」，談何容易！它視放天為禁錮，致有勞視察團的徒勞往返，負折衝之責的枉費心機。美國也不肯放棄蘇聯大市場，此皆表明美蘇間衝突的另一面。美國欲使日本成爲一個勝者，中國不過是它一個市場而已！五億貸款所以不成者，固在此，還有中國提不出確實的償還保證來。五億元不爲不鉅，可是勝利後美國貨在中國的大傾銷，（美財政部會公布：美國對華的輸出較戰前增加十倍。）中美商約的實惠，以及美貨向中國的走私，美國所得的總代價，何止數個或數十個「五億」呢？難

如此，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請看下面的一個事實：中國一度宣布「撤銷出口辦法」，美國立刻對所受山袖的貨物，加同樣數目的關稅，致使中國政府不得不馬上撤銷原辦法，美國便順的告訴我們，它的援助是維持它在中國的市場。所以希望它與

蘇聯破險 可諱言的。「白塔山事件」的消息，政府宣佈於世後，有成立「勸察司」的可能，專司劃分及測量國界事宜，這也可以表明對邊疆注意了。但筆者百思莫解者：為何「卅三年三月間，即遭蘇聯飛機之轟炸與哈爾濱之進攻。後又有「伊寧事變」，延誤至半年以上，死傷軍民至十餘萬人，甚至在張中赴新以前，已經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偽組織。」（本刊自創刊起即有一「新疆是誰的天下」的連篇雜論，指明新疆大有問題在，此政府注意外交部仍持「若無其事」的態度，表示銷聲！「中蘇友好條約」既載明外蒙古獨立，並且也經過「投票」的手續，政府既承認其爲獨立國家，為何不互遣使節？蘇聯早應重新劃清。今遭人侵入六百華里後，竟反被蘇聯爲疆境，且要求中國將「白塔山」以北地劃歸「外蒙」，以作息爭條件，天下哪有此事乎！日前美國某記者說：「新疆問題不自今日始」，語長意深。筆者以爲：不但不自今日始，且正在蘇中。政府仍在治標上用功夫；治本妙計毫無。強盜中國的大學女生的皮肉，沒有根據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的「中美臨時軍法」判決，已是很難了！上月美國海軍部突表示要釋放皮犯並宣佈原職。這又是美國以殖民地的眼光看中國的另一個證明。前些天美國黑水兵在日本，強姦一個日本船家女子，被判處死刑了。當然

也得特海軍當局批准。這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蘇聯不

起中國，人人知道的，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中國人却鄙視美國人。蘇聯人做錯了，却偏偏說對，「頂好」！強盜沈崇的案，即是最好的例子，外交部也犯了這個毛病！勝利後有許多事實，美國人歧視它的「盟邦」中國，頗有玩味的價值；充分證明我外交的軟弱與無能，並且怕事。卡車軋碎了中國人的腦瓜骨，硬說中國人撞他的車，死有應得。「以卵擊石」，誰說中國無勇士！中國人窮是事實；中國人愛小，也是事實。如果，美兵自己不由兵營偷東西，轉賣給中國小販出售，中國人任憑怎樣身手通天，也無「用武之地」！無辜的同胞，就在這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有多少已經命歸陰曹地府（備齊島一地，算起來不祇十人）。前據報載：青島兩美兵偷自己的東西被破獲，數目相當驚人。又據八日天津報載：美兵夜喚一洋車，由倉庫向外運東西，衛兵誤認爲賊，開槍將車夫擊斃。看到這些消息，不禁更爲死去的同胞多喊一聲冤！青島最近又有美兵傷害中國人的事件。北平美兵任意開槍而遭擊斃的小學生王鳳喜以及因美兵演習而被誤傷的六個苦孩子，恐怕都因美兵的撤退，不了了之了。試問，就是不了，又當如何？有誰肯管，敢管呢？所謂

「無冕之王」

(Unrowned King)的記者，尤其在美國，非常受人尊敬的。可是事到中國人身上則大打折扣了。能察調查團在東北調查日本賠償的問題時，拒絕中國記者隨行。平津記者團參觀中領的塘沽新港時，遭受美國哨兵無禮的逐斥。這還可以概

同業們的不知趣，爲甚麼不連幾百里，前去打擾「盟邦」的領事館兵，惹他不高興！社會相值，臨別進行，也竟能遭受侮辱呢？前軍調部美方委員古倫將軍，返國途中，經過天津車站時，中國記者爲表示歡迎之意，就在古倫面前，橫遞美國憲兵的無理侮辱。記者們雖當時拿出證明來，憲兵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於是全而記者們當時就退出來。事後將抗議書交到外交部平津特派員辦公室，要求負責人員備外交方式解決時，該處答稱：大意謂我們的使命是在救陸邦交，如果向美兵提抗議，就與外交部的宗旨不合了。所以，在此種情形下，也就「完事大吉」了。北平美兵撤退後美國星條旗扯下來了，結束中國半世紀的恥辱，固是可喜！但是，東交民巷美兵營以外的幾個別的兵營的大門上，又釘有一個新點綴，長方形的白磁加木牌一方，上書：「美國政府暫用，聞人免進」等字樣，這還不能大驚小怪，當你再看到下面的英文時，就要酸鼻了！「U.S. GOVERNMENT OCCUPIED. UNAUTHORIZED PERSONS KEEP OUT.」中國是「不狗小節」的。麥克阿瑟對日本的縱容，日漸露骨了。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七日一致通過，使美國成爲前日本各委任統治島嶼之單獨托管國之議案。美國此舉，更助長日本對我國的敵性與侵略性！七月九日

天津大公

報的社評：「這是麥帥督制日本的成敗，也是中國自己不長進招來的侮辱。除美國當局外，遠東各國對管制日本已坦白而強硬的提出了批評，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也在率直報道：「日本佔領區未與極權主義絕緣，勢將恢復舊日統治」。聽

人家的話是那樣的有先見，令人不寒而慄的話，我們聽過了中國的立場問題。自日本投降以後，中國對日好像便沒有立場。久久不作聲響，外交若有若無，中國地位不及美國，當然不及英國，也當然。可是，連澳洲，荷蘭，甚至站在遠東局外的挪威都及，真是奇怪。許多不平的小國，已不顧而發生怨艾：「中國爲什麼不說話？」實在，除費解的「寬大」二字外，誰也不明白中國對日外交，這問題該做什麼。假使真有對的話，問也有用。假使是「空空如也」，受人白眼，被人不齒，則中國八年大流血，就冤枉透了。我們願在戰爭，却輪在和平了。中國本應參加前日本的工作，至今未能派兵前往者，固然內戰是其原因。主要還是因爲領軍給養要取之於本國。中國無船載運。美國可代辦，但依美國規定的辦法：每人要先交三個月押金。我國駐遠東國軍事法庭，

代表法官

梅汝璈，此次回國途經前，辦公室中，汽車進美國憲兵截留，致梅氏在開庭一小時後，始抵法庭。美國憲兵何爲了無從知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工作，應行的非常遲緩，筆者以爲東條軍艦絕非戈林等可比，將來很可得免一死；恐怕還會有與美軍並肩作戰之光榮。日本的「得勝望前」是非常現實的。日本報紙稱：「享受美國統治，不願改由聯合國佔領。」（後者已是不可能的事）美國與日本的一唱一和，很可能成爲中國的致命傷！將來在對日和約中，中國即是有充分的準備，恐怕也不能發揮全力了。此外，朝鮮當初所以能在戰後有獨立的決

社會研究四大學派的評判

燕京大學教授 林耀華

近百年來學術進展，社會研究也成爲一種專門的科學。先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生物學上發生一種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學說，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研究，也有了進化的原則。英國學者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博覽記述，集各科大成，從事發揮社會進化的理論。斯氏會把社會類比機械，說明人類心靈一致，並認物質環境大同小異，在相同的環境刺激之下，一致的心靈必產生相同的反應；所以各個民族社會都能獨立發明，並行進展；如是非社會進化必按着階級次序直線演進，不容微等紊亂。這就是一線進化論說。

與斯賓塞平分進化論派開創者之名的爲泰奧(Ed. B. Taylor 1832-1917)，泰氏不若斯氏廣開博見，惟專精于人類學，諳熟初民文化，在靈魂主義(Autism)與宗教起源方面，特別下了探討的苦心。

美國的莫爾根(L. H. Morgan 1818-1881)也是進化論派的中堅人物。莫氏規定社會進化爲三大階段，那就是野蠻，半開化與文明。這三階段後來成爲區分各民族的根據，並有嚴密的層級系統。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川進化眼光分類；例如經濟生活方面，就有狩獵，牧畜，農業的區別；再如家族婚姻方面，先由雜交進到單婚，單婚的餘留而有一妻多夫與一夫多妻制，最後纔達到一夫一妻制。

斯賓塞，泰奧，莫爾根三氏之外，鼓吹進化論者，大有人在，德國封特(Wilhelm Wundt 1832-1922)研究民族心理，對於語言，社會組織，法律，宗教，神話，藝術等的發展情形，敘述不遺餘力。巴學(J. B. Bachofen 1815-1867)專長母權與母系社會，麥連南(J. F. Meolennan 1827-1831)則致力於古代婚制的制度。他如佛累則(J. G. Frazer 1854)之於巫覡，與圖騰主義(Totemism) 亞格(A. Lang 1844)之於宗教，哈頓(A. A. Haddon)之於體質，都各開一家之長。

發揮進化的原則，實則，學者應用進化眼光，分析社會生活者極多，不能一一列舉。

繼着進化論派而起者，就是播化論派。播化論的產生，實即針對着進化論而發。播化論派有兩個系統，主張稍有出入，一個是德國系統，一個是美國系統。

德國播化論派的首領格羅那(F. Gredner)全盤反對進化論說，主張文化的相似點係由于播化的緣故。格氏說明人類的創造力極其有限，發明本是罕見的事，不同民族而有相同的發明，尤爲絕無僅有。獨立發明既不可輕信，文化傳播由于歷史的接觸即可說明。一個民族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其間，必有痕跡，由於分析相似點即可追溯已往的歷史經過。民族文化既由於傳播而來，那麼文化起源的民族，必定極少。一個文化經一個民族發明之後，就四面八方的傳播出來，漸漸形成文化圈(Kulturkreise)。格氏研究澳洲，海洋洲以及非洲，都是應用文化圈的觀念去分析說明。

在德國繼格氏學說者，有浮伊(W. Hoy)安克曼(B. Ankermann)和斯密特(W. Schmidt) 諸氏。安氏研究非洲，斯氏分析南美洲都是應用播化論與文化圈的觀點。

英國播化論派當以利維亞(W. H. B. Rivers 1864-1922)爲首。利氏精通心理學，早期贊同進化論，然在美拉尼亞作長時間考察之後，就一變從前作風，而傾向於播化學說。由於播化原則的應用，利氏把現存文化狀態的過去背景重新復原起來。但這種復原係依據推想，沒有歷史上的實證。

英國播化論派，尙有斯密(G. Elliot Smith 1871-1937)碧利(W. J. Perry) 諸氏二人，提倡極端的播化論說。他們力主一元場二氏都

播化，與德國派的多元播化提出異議，一元播化是以埃及為世界文化的發源地，埃及最早時期就有一種古文明，後來傳播四方，遍佈地球各地各洲。一元主教的產生，使播化論更趨於幻想，而不切實際的了。

進化論派與播化論派，正在陣爭相對往返駁詰的時期，批評學派則與事突進，分別攻擊兩派的弱點，詳細評判兩派的原則。

批評學派的領袖是美國人類學界前輩鮑亞士 (Frauz Boas 1858-1942) 鮑氏早期訓練多在數學與物理方面，所以轉到研究人類社會的時候，就特別重視科學的方法。進化論與播化論各用單一原則而概括普遍的民族文化。發生了凡漫的論調與觀念，鮑氏加以反對與批評，經過事實的考察，就知道人類社會不是一線的進化，也沒有規定的階段。若就播化原則而言，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似點，如不能確實證明已往的接觸與借用情形，也就不可武斷的說明播化作用，因是鮑氏用精密的歷史方法，分析民族間的文化關係，他的學派也稱為歷史學派了。

鮑亞士有許多著名的弟子，今舉其特出者數人。薩皮兒 (E. Sapir) 在語言方面的探討，特具隻眼而有貢獻。韋士勒 (C. Wissler) 之北美文化區的研究，羅維 (R. H. Lowie) 之印第安族的實地考察，和高登德 (A. A. Goldswasser) 之對於歷史心理與文化關係的探討，都各能發掘鮑氏老師的主要觀點，尚有克萊伯 (A. L. Kroeber) 者，原係鮑氏學說正統派的代表，主持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系歷有年所。最近則以學生應用統計法，去考查文化特質的分布情形，藉以復原歷史上文化變遷的狀態。研究方法雖很複雜，但說明解釋以入於某族某種。

歷史學派在批評方面，因有實地調查蒐集材料的根據，已與其敵對的論事。該派文化區的觀念實係從播化論派文化區的觀念改變而來。考察各文化區的文化特質，並追尋這些特質的來源，也就能夠復原已往變遷的歷史了。文化的各方面，如物質文化，語言，社會生活，宗教，巫術，藝術，神話等，莫不在考查研究之列。

歷史學派並非專事批評，在建設方面也有所建樹。該派創立考證人類社會的資格，這資格就是人類語言與文化三方面並重，三方面同時研究。因種族特質不太變遷，大體上以人類為一恆數。語言的比較考證，為民族間分合離散的根據，無論在語言方面，其演變過程，模仿互借

，都有條理的跡可尋，用以追尋民族間的歷史關係。文化的變遷傳播，也為歷史學派研究的主要題材，但文化的流動性極大，且不易覺察，所以只用文化要素為民族的分類或聯繫民族間的關係，其可靠性則小右而首張張。

批評學派太過重視歷史的分析，引起了功能學派的反感。功能的觀念先由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凱姆 (E. Durkheim 1858-1917) 提出，後來布朗 (A. R. Radcliffe Brown 1881-) 和馬林諾斯基 (B. Malinowski 1884-1943) 二氏則大加發揮，於是布魯二人平分功能學派開創者之名。布氏曾在安達曼羣島，澳洲和非洲各處，作過好幾年的實地工作，馬氏也在美亞尼亞島嶼上作過長時間的深淵的考察研究；因是他們治學方法，都以實際材料為依據。德國有達爾特 (R. Thurnwald 1869-) 者，曾在海洋洲與非洲東部調查考察，所發表的言論，也都表揚功能學派。

功能學派研究的特點，不像批評學派重視歷史的復原，而是注意區域內民族文化平面的分析。研究開始的時候，必先擇定一個民族區域，由考查員親自加入，與該區人民共同生活，才能夠了解文化的詳情。只恐這種考察尚有錯誤，更要隨時採樣對証，往返進出調查。在一個民族區域之中，社會各方面的活動功能，是有連帶的關係，相互的影響。研究起點無論從哪一方面出發，結果總會連貫到其他各方面，因而造成社會文化的整體。

功能學派既重實地考察，又注重文化功能關係，在進行研究的時辰，也成立了一個資格。這資格就是區域，語言和文化三者，同為研究的重大要素，所謂區域就是確定民族區域，以為考察的根據，同時也注重民族的地域或物質環境。語言方面，不但要了解民族語言，方能傳述消息從考考，而且須知語言意義，以為解釋文化的根據。文化方面，當因區域環境而有所同異，又與語言思想發生不可分割的繁雜關係，更須精細考證。

此外功能學派尚注重學術的應用方面，布魯二氏皆依據實地材料，輔佐英國政府，創立規模以改革殖民地政策，馬氏尤其努力鼓吹，在非洲成立研究所，派遣弟子與行政人員合作，所以英國在非洲殖民地的各種設施，很有成效。歷史學派與功能學派二者的勢力，迄今尚極雄厚。前者根據地在美國，後者根據地在英國。英美原是同文同派。學說流傳至為迅速，且有

曾在美洲傳導，所以學術界博覽會主義者，已大有人在。例如研究海洋洲兒童教育專家米德女士 (Margaret Mead) 即出於亞士門下，也受羅布馬二氏的指導。另有厄尼特女士 (Ruth Benedict 1897-) 者，聯合歷史學派，功能學派以及德蘭格式 (Gestalt) 心理學的觀點，自成完形派論說 (Configurationism) 班女士主要的論者，曾把北美西南區和西北岸區二個印第安部落，與南洋洲的卓不島 (Dobu) 的民族，三者的不同文化模式，作一比較的對照的分析。

進化，插化，批評，功能，四個學派之外，尚有不成熟派別說甚多，其中，尤以社會變遷的理論，為最主要。德國斯賓格爾 (O. Spengler 1880) 根據歷史材料，分析歐西文明，詳述文明的起落生成，並全盤情形，且預測文明的衰微。斯氏的眼光已看到社會文化的全局，但論仍近于推想，美國社會學家烏格明 (W. F. Igburn) 愛爾島 (Ellis) 1873) 崔氏 (F. S. Chapin) 諸氏，都曾討論過社會變遷，並都贊成社會的演變必有文化的基礎。簡單的說，文化基礎不足的時候，特殊的發明不能產生；反之，文化基礎充足的時候，必能激起特殊的發明。例如進化論的發明，因為當時學界對於生物的知識已有了基礎；所以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 1882) 創立進化論，華勒斯 (A. R. Wallace 1822 1913) 也不約而同的創立進化論。類似這樣的明證極多。負責之，發明必有文化基礎，發明應用之後，加入文化範圍，其基礎愈趨愈大，社會變遷也因此旋轉不息。

以上各派諸家之說，都有他們的價值和貢獻，也各有他們的短處與缺點。進化論派和人類學同時產生，也可以說人類學藉進化論的立論而大顯於世。進化論的最大誤謬之處，在于主張一線進化的原則，因而說明人類社會必經簡單的野蠻的階段，進到複雜的文明的階段。所謂獨立發明和平行發展，雖經諸家詳駁，然尚非絕對不可能之事情。好比亞里伯發明數學上「〇」的觀念，中美，邁亞 (Maya) 也同樣的發明這個概念，歷史上却沒有事實能證明亞里伯文化和邁亞文化的接觸的插化論派的插化觀念，大體上都要承認，因為民族間的往來和文化的借用，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插化論者或因對於進化論的反感太深，所持插化原則又趨于其他極端，以至不顧事實自創插化範圍，更有主張文化一元論，其誤謬處則達於極點。

到了歷史學派，就比較腳踏實地了。批評家往往根據事實駁斥進化插化二論，確有許多精到之處。為着批評周到，引起對於文化插化的分析。尤其是難能可貴。人類學的能勝于科學之林，批評學派的居功甚多。惟在研究技術方面，應用統計數字去分析文化；因而復原民族文化的歷史，似嫌機械化，且與事實毫無裨益。該派人物因無似質人類學的嚴格訓練，雖曾發明研究人種的重要，却沒有特殊的成績，即如亞士本人，亦非例外。功能學派則與批評學派相反，並不重視歷史的探討或文化的起源，特別注重實地的調查，詳細記錄考察情形。該派的貢獻，在于區域研究，在於敘述實情。看到區域內文化的發展以及各方面的互相關係是其長處，忽略文化間的歷史背景和經過歷程是其短處。實則，批評學派的探討和功能學派的橫的分析，盡可以溶於一爐，互為他山之助。此外，功能學派對於種族人類研究，幾乎整個抹殺，為一莫大缺憾之事，但極力吹學派之應用於現實社會，則又別開生面，不啻一再轉移人類學已往的風氣了。

人類社會的研究，因進化插化的爭辯，理論原則相繼產生，經歷史功能的分析，事實考察變為重要。由此四大學派的前後努力，從事研究人類文化社會變遷的學者越見加多，近年來社會人類學的長足發展，已又產生新的研究方法，但非本文範圍，恕不詳列。

六、六、二六、卓於燕大燕東園

廣告價目

封底 全函五十萬元
封底 半函二十八萬元
普通 全函四十六萬元
普通 半函二十六萬元
普通 半函十二萬元

本刊價目

零售 每份一元
基本訂戶 先繳伍萬元
普通訂戶 先繳貳萬元
(八扣)
款登通知價目

醫學

婦女對於婦產科應有之常識

燕京大學教授 胡經甫

第四章 婦科之疾病及其防治

(甲) 婦科之疾病 婦女有因先天畸形發育，或因後天發育不全，或因內分泌之功能失常，發生種種異常之病症，可總稱為畸形之疾病。婦女因生理之關係，自經始期至經絕期，歷時約三十年之久，無論未婚已婚，均應於每四五月行經一次，其中種種變化及失常之狀態，可總稱為月經之疾病。已婚婦女，在妊娠期中，全體各部均發生重要之變化，其不正常之狀態，可總稱為妊娠之疾病。經產婦因在妊娠期中及分娩時，各部發生變化，種下病因，產後復未能充分矯正調攝，遂致釀成各種病症，可總稱為產後之疾病。婦女在四十歲以後，漸趨衰老，無論未婚已婚，隨時可能發生生殖系各器官之疾病，可總稱為衰老之疾病。婦女在任何年齡，無論未婚已婚，隨時隨地，因直接或間接之傳染，可能發生傳染性或花柳性之病症，可總稱為傳染之疾病。

(子) 畸形之疾病 婦女因先天畸形發育，或後天發育不全，或因內分泌之功能失常，可患婦女腺過厚，陰戶幼稚性，陰嚮幼稚性，陰道狹窄，陰道閉鎖，宮口閉鎖，子宮幼稚性，或假兩性畸形；因而發生無經，月經不調，痛經，經閉，交合困難，不孕等症。

(丑) 月經之疾病 月經之疾病，已詳見於本篇第一章(壬)月經之失常，及(癸)經絕期之病症兩節，茲不贅述。

(寅) 妊娠之疾病 妊娠之疾病，已詳見於本篇第二章(丁)妊娠之狀態一節，茲不贅述。

(卯) 產後之疾病 妊娠期中，孕婦之全體各部，均發生重要之變化，因胎兒之逐漸增長壓迫，或因臨產時之外來傳染，或因子宮炎及流產而刮子宮，其受病最重者，為上殖系泌尿系及消化系之各器官，產後如調治失宜，極易發生下列各種病症。

(一) 生殖系 經產婦或婦女之生產過多者，子宮之肌肉，子宮頸頸帶，及陰道壁，易變鬆弛，遂致子宮變位，或下垂，或向前後向側傾屈，或陰道口有膀胱膨出，直腸膨出；因而發生月經不調，痛經，腹痛，腰痛，交合困難，不孕等症，分娩時，子宮口陰道及會陰，易有撕裂，如未縫合，易致傳染，並易患子宮旁炎，子宮口炎，陰道口之直腸膨出，或陰道與膀胱或直腸間之瘻管；因而發生惡露逾期不止，陰道流血，白帶，小腹疼痛，大小便瀉瀉，不孕，產後等症。

(二) 泌尿系 婦女在妊娠期中，腎臟及泌尿系各器官，備受壓迫，分娩時或感傳染

，產後又復失調，最易患腎臟炎，腎盂炎，膀胱炎，或尿道炎；因而發生血尿，膿尿，蛋白尿，小便失禁，小便淋漓，小便刺痛等症。

(三) 消化系 妊娠期中，消化系之下端，最易受壓迫，分娩時，會陰如復有撕裂，最易患直腸炎，便秘，外痔，肛門裂，肛門閉鎖；因而發生大便閉結，大便出血，脫肛，肛門刺痛，肛門瘙癢，或大便滴瀉等症。

(辰) 衰老之疾病 婦女在四十歲以後，無論未婚已婚，隨時可患卵巢萎縮，子宮肌瘦，子宮痛(即經痛)，子宮頸痛，陰道炎，直腸炎；因而發生腹部膨脹，小腹疼痛，白帶，陰道出血，陰道瘙癢，陰戶瘙癢，大便出血，肛門刺痛等症。

(巳) 傳染之疾病 婦女在任何年齡，無論未婚已婚，隨時隨地，因直接或間接之傳染，或因大便秘結之惡習，可患梅毒，淋病，濕疣，新瘡，腹股溝之淋巴肉芽腫，前庭大腺炎，尿道炎，尿道腺炎，陰道炎，子宮口炎，子宮口潰瘍，輸卵管炎，內痔，外痔，肛門腫痛，肛門炎，肛門裂；因而發生下疳濕疣，新瘡腹股溝腫脹，大陰唇腫痛，小便刺痛，陰戶瘙癢，陰道瘙癢，白帶，陰道出血，小腹疼痛，月經不調，痛經，大便秘

沙爾德的兩部新劇本

文藝

清華大學教授 吳達元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巴黎戲劇界漸恢復戰前的盛況了。法國最時髦的作家約翰·保羅·沙爾德 (Jean Paul Sartre) 與阿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 這兩部劇本是否真有永久的價值？這兩部劇本是否真有永久的價值？

沙爾德 (Jean Paul Sartre) 的劇本《無葬身之地》(Les Mortels) 和《死無葬身之地》(Les Mortels) 是他在巴黎時期的傑作。這兩部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

《無葬身之地》描寫了三個在荒島上的人，他們在絕望中尋求意義。《死無葬身之地》則描寫了兩個在荒島上的人，他們在絕望中尋求意義。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沙爾德的劇本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沙爾德在劇中探討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問題，以及人在荒誕世界中的處境。沙爾德的劇本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

南冠紀事 (下)

東京大學教授 鄧之誠

點名單，有問是開路者，兵曰：大概是羅。遂至樓上司法室，候領所存物品，出原單令捺手紋，見予等罪名為抗日容疑，隨人始相共慰勞。予與洪君相對默然。張君則首回家後再細談。陳君曰：料不到先生亦來此。趙君笑曰：以往少親近，今後當多領教，蓋與洪君同繫一室，洪君頗顯予，故有是言。蔡君股股問予病苦，餘人多作慰辭，或憐予老態也。時諸人皆以爲必脫，然矣。頃之，洪君問其問官，始知尙須赴司令部軍法會議，但一日即了，不致扣留，劉君之問官，則言到司令部勿恐，但將供辭重述一遍，足矣。陳君問官回家好休息兩星期，再圖良晤。陳君曾爲問官代擬一稿件，因得上官獎許，與陳君頗相得，衆尤信其言無他，逾午始由一憲兵手執名單，押乘司法警察所備囚車，至監獄子胡同軍司令部司法候審室，點名一一交代訖，復由獄中士兵籍記予等所携物，唯未取去予頗訝之。洪君曰：是或手紋使然。旋命予等食以糗食物，適大咬陸君所携餅乾麵包黃油花生仁可謂，復給予等以茶，食畢，以手拿加予等，終不得交談，予始大詫，知不免矣。旋依名單呼張君赴審，一彈指間即還，問之不容。予曰：然則入獄耶？曰：然。次呼林陳陸趙六君，然後及予，至一室，一少將章服者，不羈而坐于上，後知即小幡軍法課長，一紅邊帽軍官，不知爲憲兵隊軍官歟，坐于小幡之左，共據一桌，一便衣日本人任翻譯者坐于案之右側，予坐于小幡對面，兵命一鞠躬，即入坐，鞠躬時，小幡高斷不答，此兵立于予旁，不知日本人專事秘密，此等重案，何以逆令此兵得悉聆其語，誠不可解，首時問姓名，年籍，住址，職業，即問憲兵隊供辭是予所供否，予曰：然，即曰：詳情改日再問。即命捺手紋，予陳病狀，願得藥，即命寫出常服有效之藥，官必設法爲予致之。且注于籍，仍由此兵送予回候審室，復次呼劉君趙君承信，洪君，而審訊畢矣。由獄中二兵押予等乘軍法課囚車，赴陸軍監獄，獄在砲局，有東西獄之分，西獄榜曰：陸軍軍人監獄，當軍

法裁判決監禁執行之所，東獄榜曰：一四零七部隊，則日本軍人犯罪者，及華人軍法裁判未判決者久之，獄囚約五百人，中日各半，初入一室，令卸衣物，然後由一軍官携一簿譯李姓者，爲予等編號，首呼予爲五百零三，次趙君承信爲五百零四，次劉君爲五百零五，次洪君爲五百零六，次趙君紫辰爲五百零七，次陸君爲五百零八，次蔡君爲五百零九，次陳君爲五百一十，次侯君爲五百一十一，次林君爲五百一十二，次張君爲五百一十三，次郭君憲兵隊原軍官，後乃知定刑輕重，悉以此爲別，唯蔡侯二君稍異耳。然則罪名悉由憲兵隊定議，軍法裁判遂依不改，從可知矣。編號畢，令出就長巷中立，一一籍其所携之物，隨身衣服外，只許挾紙筆，餘若冠履巾帶眼鏡銀錢紙筆。皆一一籍之，食品尤爲嚴禁，視憲兵隊加嚴矣。復令裸其身，以手足貼地，細檢衣褲中有違禁物否，時方嚴寒，裸立大風中，逾一刻許，予遂感寒病，比收禁于西大監，令十一人同宿，地上藉一草席，分南北兩列，寢則面壁而坐，夜則抵足而眠，人給線靴二具，對門爲東大監，屬三十二人，空中四壁皆木板，南北有窓甚高，東向開門，門以橫木封成，極堅實，以巨鎖鎖之，門上有橫條，可以內外視，下有方窗，以通飲食，不用則閉之，門之左右各有穴各一，內寬外窄，所以收音，防互語也。看兵守候忽去來，川流不息，且皆不履而躍，再步無聲，少不如所說，必遭呵叱，或加毆擊，室隔一隔，可以便溺，屋頂四壁輝煌，唯室無爐火，凍極而僵，劉憲兵隊，壁有熱氣管，顯有天壤之別矣。寢與亦以早晚八時，卒鐘爲號，早盥在上午九時，晚盥在下午三時，餐前點名一次，須臾立報數，每餐人給高頭二，呼爲饅頭，湯菜一，茶一，饑寒冷食，食之腹痛，非便秘，即泄瀉，翌日守兵來問所衣凡幾件，履幾雙，皆籍之，囚裏請所藏餘衣，轉請而後允之，請食物，則不允。又明日，李譯來，詢十一人姓名，年籍，住址，職業，學歷，經歷甚詳，財產尤詳，因告以

饑寒，且斷其食。云：若等假食，正在研究，則太腐爛，米飯則不可能，別一看守兵助言，甚感飯食不好，唯願早出去耳。少頃，人各給一棉褲，加一褲氈，云：棉褲長特別優待者，後備以給女犯及西洋人，他犯人不能得也。又許有病者可以高臥，而食則晚餐改爲小米飯，且給湯，稍可下咽矣。予初入獄，慮禍且不測，趨若紫宸殿見憲兵解犯名單，予等罪名已改爲違反軍律，以爲隨意所加，可以不聽。予聞之一驚，十一人既同在一室，解衣推食，體恤備至，予所著棉褲，張陸二君立將其褲相界，予病甚，日略糜數升，就醫求得餅二，無水，強咽之，胸膈間如痛楚欲死，洪君立爲予至誠祈禱。陸君爲折疊紙盒盛所略糜。侯君，予門人也，屢事尤謹，除夕，陸君生日，因首相對，既傷身世之淪，復感歲月之易逝，愴切慘苦，不可名狀。此情此景，令人永永不能忘也。初，洪君聞軍法兵官，十一日日本令節不理事，十二日心開卷，君擊可脫然矣。故謂二三日事必可解，陳君則謂當待兩星期，予素聞憲兵嚴重案，必經過軍法裁判，乃軍部以憲兵權力過大，從日本御前力爭而得者，其開卷甚速，判罪必較原擬輕減，故料開卷必不至過遲耳，十六日未開卷，忽出兵出一紙，令同人觀之，則昨日新加坡陷落，英人無條件降服之消息也。十七時，呼往監面，早發方竟，果呼張君赴審，過午歸，則官彼已捺指紋，審判終結矣。大意謂官唯捕出憲兵供辭中，凡涉錯誤之處，皆投意改正，十八日，林君赴審情形，一如張君，官問官聲明不能改供，但能改正錯誤。亦不問原供以外之事，林君頗憤原供多被憲兵強改軍，忽一兵來，官君等赴憲次室，業已排定，明日爲五百零五起審，又嘆之，呼予等入浴，惟蔡林侯三君往，餘皆托病，至下午三時許，李姓譯借二兵來，令予等蓋換衣服被褥，隨之幸東樓新監，人各一室，予居三十八號室，同人皆居鄰室，各不相面，林君與謝君二君病甚，謝人扶持，張君非使。謝君謝事已至此，無法可理，晚間謝君大聲呼喚，不悉何語及何事，自後監浴俱停，不勝何意。後乃知新監一人一室爲重犯也。一星期後，始有所謂大夫來，聞林君首，惟五百零三號張君。旋呼予出監診，監中原有醫士，伴護士之海，不說切脈問病，此大夫不常至，其大蓋奉命來爲予表病者，首問予軟何科目，次乃問所患書，診畢歸之出。後原約月餘而愈。二月二十四日，聞陸君過監，三月二日午後一時許，一帶刀兵有親身長者，忽呼予過監，衣監中一室，即初入監時所攝物處，有一高櫃，命予向櫃前立，其小櫃滿一日本藥罐一盞藥罐兩盞，小櫃中，藥罐左，

連記生石，小櫃命爲予設出，有所詢，予以耳鳴者，不謂其則，復命移其椅側坐于前，首問所攝物已給否，蓋予于二月十日初解軍時令部時所攝物尤者，入獄後竟不能得，則依違以答之。次就予憲兵供辭中，摘出外談者，命改正之。如原供問予通借贖物有何種，答以未曾出過，聞係表章民族英雄，如岳武穆朱洪武之類，則說朱爲米，而奪去移字，又原供中說司徒雷登爲美國駐華大使，又說南下學生在西南發展工藝用品，檢出歐美，燕京特約委員會中附設有跳舞會，國劇社等語，皆由憲兵強詞譯誤者，其他類此者甚多，一一更正。頗類校勘工作。每問畢一段，即由問官口述，命速記生記錄之。錄畢，復由謝君翻譯一遍，問無訛否，官無訛，即命捺指紋，故歷時頗久。復問蔡君身軀健否？時蔡君方患時疫，答以似尙強健，以蔡君平時頗留心體育故也。又問燕校同人中，有混合人種否，答以無，意蓋蔡洪君親似歐美人故也。問畢已將四時矣，問官勿勿離席，仍由帶刀兵押予歸。初赴審時，帶刀兵怒予行遲，復謂予不應左右顧，口中喃喃，時以肘揮予，比歸，忽和，路當轉折者，輒先行若伺候者，且時時言餘行，及入予所居室，復殷勤行禮而去。予時病未愈，且審問頗久，覺甚疲，晚餐已過時，飢腸雷鳴，急欲先一時以送菜飯置食之，菜飯俱涼，如沃冰焉，然自念問官面色不惡，翻譯且尊呼爲老先生，問及燕校私通兩方，且一再聲明曰：此不係老先生事，供辭中明明有極予之處，始知張林兩君所言不謬。復以爲自二月十八日以來，歷十有二日，或謂人已次第審畢，若然，則案結有期，而不知就訊者，予爲第四人也。自人各一室，予即日宜靜以高聲，或默讀新書，聊以遣日，幸看兵疑予所慮爲病，慮傳染，不其過予室，即一星期例有檢查一次，亦勿勿而去，惟每有請求，若手紙之類，恒踰日序之，一月，送飯者偶忘予茶，無以吞嚥，乃請一看守兵，連怒曰，不給水，沒關係。不吃茶，沒關係。憤憤而去。大約看守兵皆兇惡，晝夜巡視，凡起立散步，坐不如法，隨時以被索頭，或出所，或夢囈，或嘔吐，過時不與，不及睡時而睡，寢寐或夜中起坐，皆在所禁，偶語之禁尤嚴，其職在防範，防自難，看守兵年長者，閱歷多，訖察亦嚴，年長者稍易與，凡有所犯，便謂曰不行，稍重則呵叱之，再重則批頰，惟與謝君不憤者，則謝於謝君，未其體而擊之，因得申論，或曰不行，或曰慢慢的，官稱待也，其實得謝君十無一二。與之語，必無兩太當，官是則曰大大太當，所請無論何事，必稱謝君，一如謝君兵嚴時，時予要謝君重謝君，一舉二效者以兵謝君之，是志也。

他囚有請者，不願也。一日，忽得家人送書各一，讀之，知衣不換洗者已月餘矣。得之狂喜，不審家中人何以知予等處境，蓋慮兵隊人犯，處死者，例不通知家屬，今家人能至此，且能送衣，則予等案情或亦無嚴重形。予在患難中，每思及家人，一舉念，輒痛自持去之，久之，家人而說聲香，特漸忘之矣，亦從未入夢，自是恒夢及之，夢中笑語轉輾，雖復強制，亦不能矣。以是知刑棄骨肉之難，道力猶未堅也。以後皆一星期送衣一次，並能送書給約，惟須經過檢驗，趙君且曾得其夫人手書一次，後始知予等尚為被告人在押者，凡被告人均可送衣物，得特尤者，且可與家人相見。惟貧且賤者不能，後有英國人為稅務司者，被囚，只許兩星期給換洗衣一次，則翻譯擬以勸索，予等十一家遂換衣洗，每次亦需五六元不等云。三月十五日，忽驅予併入張君二十五號，餘人亦皆一人一居，蓋新捕英國人數人語屋也。與張君相見，悲喜交集，張君至喜而不寐，始知張君以二月十八日之夕，自經不死，頭破流血，數日不食，典獄長親來慰之。翻譯每一星期來一二次，聲噓萬端，謂君等負重名，正當有為之時，經此一差，他日必可發揚偉抱。又謂君等案情不重，唯燕京大學受南方津貼而學生多往重慶。此兩點不易洗刷，步隊長正在極力設法減輕，此種案情不該被何從得之，獄中舊例，凡自盡及風狂者皆禁其手足，張君特由翻譯作保，不循舊例，所請寬允，唯去其菸池之蓋，及盛水洗地之桶，以防之，醫者日為之視首創，已脫矣。自後與張君得閒輒談，張君謂六日為君方赴審，亦此自翻譯者，以後遂無往不談。自以往及未來，若家事皆不諱，中難之際，可請翻譯相傾，張君每日喜從門窗窺探，復喜散步，得閒則必談，且雖低聲，看守兵每易發覺。一日，一兵怒目握拳，突開鎖入室，欲毆予。凡看守兵各佩一鎗，隨時皆可入室，予漫語之云：病甚，實不足以當尊拳。問何病，譯語之曰：肺，乃放手去。又一夕，微語，為所覺，遭斥，予愈示意慎勿再語。凡看守兵發覺一事未真切者，必速偵之，至三四不已。張君不信，看守兵果大叱。另一兵携桶水至，呼張君至前，張君大罵，兵忽從腰中傾水潑張君，衣袂盡濕，予在其前，亦被波及，被潑者沾濡矣，醫士每過予門，張君輒呼與語，因之情漸狎，索藥較易，有時備予等湯且進以開水。唯翻譯呼之不常至。旬醫士或翻譯來共語，例必以看守兵監之。自移居後，再復星期三入浴之例，欣得與同人相見，始悉同人中已赴審者六人，張君苦飢特甚，向一日本籍翻譯請求，備受擲，謂知此是坐監否，還要吃飽，好傢伙，我幸得全翻譯之力，增

飯少許。至三月三十一日入浴方畢，忽令趙君與移入予等所居處，移未定，復驅三人入三十一號室，始知張君及劉一人在三十一號，侯君趙君承信及劉一人居三十二號室，陳陸二君及劉一人居三十三號，洪林劉三君居三十四號室，雖款相聞，時舉以適意，趙君曾與洪君共處，述洪君意向及趙君狀甚悉，予與洪君共事十年，平昔意氣相投，最相知交，慮其不能忍受獄中之苦，時時憂憤，問趙君官，知其體定，始稍釋，并知趙君於三月十八及二十日兩次乘囚車赴軍司令部審訊，加手重繫白繩，車過大衙稍一觸目，立為押解兵以刀背擊其首，審時申讀二事。一，未定罪之人不應加刑。二，禁刑與家人相見為非情。問官以前者為成例不可破，後者可以允趙君作家書。翻譯語趙君，君等皆以敵人資格被運補而來者，將來判罪與否，須待會審後始決。趙君因與辦敵人意，謂若然則千萬人皆敵也。予聞趙君語合以重兵嚴違反軍律罪名，再參之黑澤所請案情重大，知案不易了。予素知憲兵為正統派，憤恨無校放聲，而軍部多革新派人，知難稍高，或不為己甚。趙君相持，革新派勢不敵正統派，則予等諸人之命，仍握於憲兵之手，因憤張趙二君，有結案之望無期，不如絕食，張君謂絕食如能堅持到底，亦是正統，予復細思此案司廷為首，司徒被逮，美國必有抗議，日本慮美國報復，必不至過為已甚，予等必有人極力營救，日本慮失人心，亦不敢久懸不結，姑以此自寬。因為時，有決不涉炎暑，空函立當判句，又贈趙君詩有待到牡丹花正放，與君同贈歌紅豔句，初予獨居一室時，嘗口占絕句二十首，後遂不為，至是始日讀一詩，每每好韻，輒趙君為正之，獄中例不得有單札，趙君創以指中書字紙上，予臥其前，得一破紙，碎之，以其角作字較易，每寫詩示張趙二君，聞舉即毀之，慮為通者所見也。獄中專事防維，唯此出其意料之外，趙君又創以水為鏡，可以自見顏色，予為之取水桶於日光之側，而以面迎日照之，更為清噴，自三人同室後，一日，看一兵誤以張君語，怒持其被去，趙君脫褲，予割牛氈，始免寒凍，逾三日始遣之，又一日，以點名時未立，一軍官携李翻譯來調話，其詞甚異，謂日聞趙君等坐臥，可謂優厚，何以不講面子，又有居一日應一日規矩話，自後看守兵於予等不甚注目，即例語亦若不聞，予遂以閒散步室中，日必滿萬四千步為準，每日必飲改食饅頭，似唯予等十餘人始有此，他人不也，頗苦饑寒參差，得請面監獄，以獄中傳染染病極難，西監死者數十人因不得入浴，家人送衣者亦不至，一月始復舊。予家無窮財，自念家人不知

離後作何狀，豈已康強耶，為之歎者屢日，逾一星期衣始至，一日應往注射預防針，得遇洪君，肅肅特處，自視素無人狀，中懷憤懣，繼于漢下，予自被執以來，恆憂慮從不眠，亦不作乞憐語，唯二月十七日之夕，微聞洪君低聲喚侯君曰，如明日赴審，須向問官力陳鄧先生病體弱，且無罪狀，為之解免，予幾至墮淚，此為第二次矣。是晚遂睡不甯，後聞洪君言，是夕亦泣失聲。是後幾君病脚氣，予病氣皆出血，皆屢請不給藥，或本無比等語也。予等唯日盼未審訊者早日就審。于是洪君以四月十四及十五日審，侯君以二十二日，陳君以二十三日，凡赴審者往返皆必作聲以示同人，皆以當月內可畢矣，忽又寂然，則總君承信病傷甚劇，侯君以隔鄰移他室，中心惶惶，物傷其類，漸知醫者護視唯謹，心始稍安。五月十一日，劉君始赴審，且知審時，問官問色和氣如故，慰勞有加，益知獄將解矣。唯不曉司徒及潘周嚴三君作何處置，與予等併案辦理耶，抑分別裁決也，張君始與司徒及潘周嚴三君同在獄中，趙君則謂蕭周嚴三君，必久已釋放矣。至五月十六日，午後二時許，忽聞獄中有開鎖及呼犯人出者，趙君聞之曰，必釋放犯人也。予略不置慮少頃，聞鄧家呼洪劉二君出，忽至予室呼予出，不知何事，惘惘隨洪劉二君出，則加予等以手束，腰繫白繩驅登囚車，先有一日本兵及三華人，後知三人者，一學生孫君，一武德報職員，一琉璃廠書估也。疾馳至司令軍法課候審室，日本翻譯判決書四紙入室，先以日語語日本兵，兵肅立聆之，復以華語語學生等三人，謂無罪即日釋放而不及予等三人，予心念既與無罪者同車而來，必不致判罪。旋守兵呼日本兵出宣判。又次呼三華人，復次呼予等三人，登樓至一室，殆小幡辦公室也，倚壁架兩者，皆案牘累累，臨窗一案，案前小圓椅一，椅三，予等植立于前，小幡立于上方，翻譯立于右方，遂宣判，謂予等以抗日教育嫌疑，證據不充足，特予以不起訴處分，無罪釋放。語至此，予問保釋放否，翻譯曰然。旋小幡接語此案本應早結，只以事務繁瑣，案件待了者甚多，致耽閣時日，深為抱歉。當時手指壁間案牘示予等。又謂君等向來依賴歐美，今後應明瞭大東亞時局，在新政府之下謀事，回獄中辦理手續，即日釋放回家。予語洪君，應作答否，洪君推予發言，予乃致詞曰，予等由憲兵隊而陸軍監獄，不自意獲全，今得獲釋，又在獄中飲食醫藥，諸般優待，尤為銘感。官畢，成禮而退，與原同事者，馳回獄中，典獄長復有演辭，與小幡所言略同，末有回家多加休息保重語。由洪君答辭，謝其醫藥之惠。今日同釋者，有師大學生孫君，與陸

君共獲一室，官陸君患赤痢甚劇，已于十四日保出就醫。始知星期三入浴，不見陸君者，此也。繼一兵押予等至所屬監取衣物，令不得私語，及回監，則劉趙二君方枯坐地上，不能相語，以目示意，使知予等獲釋，則二君亦日內可出耳，予遂携衣物，借洪劉兩君出，領所存物，比出獄已五時餘矣，時方盛夏，萬寒襲人，兩君有外衣，予獨衣衾。劉君予，身單骨瘦，弱不禁風，宜衣裘。予笑曰，安有五月羊裘者哉，洪君反其外衣相示，亦皮裏也。乃披裘履屐途中，姑向西行，及至雍和宮，知去李仲連弟處不遠矣，先與洪君約共至彼城中新居，再作計較，至是，予決計雇車先訪仲連，問家人近狀。比至，執手驚呼，喜出望外，略悉予家貧成府桑榆。稍進食，仲連連至二女處與女及婿相見，且悲且喜，婿女亦在此，始盡悉半年來家中狀況。饑寒，復進食，然後借仲連訪洪君新居，則已他去，未遇，再歸二女處，念我亦得自在游行耶，誠始料所不及也，林坤著聞之，來二女處相訪，略談而去。與兩女及婿，話至深夜，就寢，乃不能交睫。十七日晨，兩女及婿從予出城還家，適至孟勛處，候研東萊夫人，前告以獄中一切情況，謂東萊等必當於一星期內出獄，孟勛嘆息之。知人人皆有兄弟之愛也。比抵區，已逾午矣。途遇村人之識予者，爭致慰語之意，家人相對，舉室歡騰。昨夕予已電話託天豐保棧向家中通信，請舊門人陳增輝在城中，途遇洪君，知予亦出獄，陳出城即奔赴予家報喜信，故家中人昨夕已知予今日必歸矣。瑤瑤兩女珂兒皆以假期放假回家，吳尹琴孫不知予已出獄，携食物來慰問家人，孫相見，亦喜不可言，後二日，予入城詣洪君，登約蕭君共談，自是遂閉門靜養，以貧血而頭暈，眼中常見一黑團歷久始愈，友人來慰者衆，已不復能悉記，就所憶及者，則有吳雷川，王西嶺，郭相慶，李榮芳，曾謙香，高貽勳，劉行宜，劉行端，鄭壽，董養安，楊明照，歐陽湘，王聿修，王靜如，翁頌健，齊思和，鄧平梓，楊思慎，孫興秋，藍連年，閻簡弼，羅致珍，陳曲江，高以德，高名鎮，戴文根，王以之，凌撫元，傅益光，周桓，陳援希，余邁，樊德慶，孫崇岐，趙豐田，田洪壽，薛吟白，孫樹芳，王禮發，朱寶昌，王鏡翰，伊葆芳，諸君也。厥時書友來者亦夥，六月三日，大女特自上海來省予，居一月始去。五月二十五日，聞趙君承信獲釋，趙君以病從未赴審，至是審之者則一軍法課員，非小幡也。略審即開釋，唯嚴斥之曰，抗日日本應處死，始從寬省釋，今後若再抗日，必處死不貸。直至六月十八日，張維森林侯陳六君，始獲釋，張張兩君處徒刑一年半，緩刑三年。總林侯陳四君

處徒刑一年，後獲釋病愈，補行判決，處徒刑一年，後獲釋二年。董糾纏半年之大案，至是始告結案，而憲兵之期滿之期大教授案云，予紀是編既竟，有介解者數端，自二十六年以來，燕校教職員無一人被捕者。蓋由蕭君勞心焦思，盡其力以事捍衛防維，恐此端一開，則將干涉及于教職自由，而校事不可問，一旦根本傾覆，遂陷不測之禍，即其憲兵所期四五年來未算之帳，乘機一決算者是也。張君之被捕，以其為軍慶任之參政也。陸總陳維林劉六君，則以校中職位重要也。蕭君則君，則留待後收將竣之時而始捕之者也。侯君亦為補導委員會資助學生兩下事，唯予及洪君，何以不捕之于二月八日之夕，而必遲延二十日後始行拘捕。蕭君閱一憲兵言，予之被捕，實由去年一憲兵曹長某，偽為商人謁予，談話後，向其長官報告，謂予抗日。故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一日本憲兵至予處，詢問對時局見解，予所會語頗有其一，燕校若因美國凍結令而致經費不敷時，料想只有停辦之一法。其二，若日本壓迫燕校停辦，或強佔燕校，則燕校在世界學術地位甚高，全世界必同情燕校，而不直日本，美國國民必當更以資財助中國，美國必且沒收日僑在美財產，以爲報復。其三，日本若與英美商俄開戰，是以一敵五，究能操勝算否，此皆就所問而答者，不謂以爲抗日也。若予由此致禍，則洪君又以何者爲罪耶？一月二日，黑澤已言全案數日可了。一月七日，已辦理結案手續，何以十日只釋放學生，既須將予等解送軍法會審，何以必待至二月十日，當二月十七日軍法課開審時，明明有速了之意，何以又有二月十八日移送以後之停頓？憲兵隊已言抗日無嫌，只有思想不良。即日本法律，思想無科罪條文。軍法課更有意減輕抗日罪氣，何以又檢及資送學生兩下事？以處張君等七人之罪資助學生兩下，爲輔導委員會所辦之事。侯君應服首刑，而對罪反輕于張蔭陸三君。何也，蕭君以二月末閱憲兵隊言，從美國使館發現新證據。美國政策，皆根據燕校之報告而定，則二月十八日移送之事，亦有注脚。然何以忽緩忽急？奉延半年，始以無罪或緩刑了結。俾聞憲兵隊初揚言無論中日人，有營救燕校同人者，以通敵論。又聞汪精衛及日本近衛前首相，皆有電來。又聞德使館根據中德學會之請，會爲予等緩刑。又聞重光兩次來此，願及予等之事。又聞定案前小橋軍法課長曾赴東京請示。有松崎總領事，寄中國四十年。曾從王千秋先生授學，年七十餘矣，來書自稱後學，遺恭君子人也，營救予頗力，說與往訪之。徵言先生之事，敬請學者，甚爲重視，不說其姑作應酬話耶。抑日本學術界有力者，真有所表示耶。

。以重慶之，此案關係中日美三國關係，必由東京日政府慎重取決。可無懸議。而其迂回曲折之情，則始終不能明也。至于燕校取職，蓋有由焉。憲兵隊每欲以強力干涉燕校，皆不得逞，雖隱忍而屈，而總事愈憤愈深，憤極四十九人，專憤燕校之專。一舉一動無細必知，數年來燕校雖日趨憂危之中，而結惑不懼，學術與學業已。畢業學生在西南者，到處歡迎恐後，中學生升學考職以燕校爲第一。雖然一方人心，皆以燕校之消息爲消息。燕校之向背爲向背，一事一物出于燕校者，莫不欣欣而仿效之，觀戰前聲譽，不啻十倍，故日本人日夜欲摧毀燕校。當去年十二月八日，竟有主張以大砲轟擊燕校者，蓋關心切而誠有不得不爾者矣。憲兵隊常言燕校犯罪，可徒爲首，予等爲從，然在十二月八日以前，予等乃不自知其危。何哉！若予因多一老書生，日從書史中覓生活，比實不知何以能避日本人之網而獲折之。出獄以後，于四黨，向來對者轉而譽之，亦不悉其何以致此，故自題其像曰。地獄變相，虎口餘生。充飽有悔，知幾其神，蓋自警也。余往事已成陳矣。欲盡忘之而不能也，願筆之爲此編，俾使胸中迷障影一掃而空。從此息機坐忘，魂夢恬適，衣粗食淡，得保餘生，予願已足，此外皆非所求耳。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寫畢。實爲被遺後天道一歲之星期。

更正

得願君子明書，與在日本憲兵隊，無向翻譯仲五指及五千元之事，合行更正。

現代知識

以現代的精神
開自由的路，
以超然的立場
說公允的話。
內容豐富切實！
歡迎長期訂閱。

人人必讀

現代通訊

哭笑不得的救濟工作

本刊特約記者 青 申

救濟工作將近尾聲了。社會對此當是事無不備，緣故就是主其事者沒有認清這工作的目的：是在救人而不是救自己！「報告第一、工作第二」的事實，也在此種「顯現」下面是一個實際參加工作者的自白。——「劍磨」——

一個正常的人，只能擇其一而趨之若鶩，自然用不着常顧慮。但對於應付先天不足和不可避的傳染病，却不是他所能夠負其的。一個國家在正常的狀態下，應不靠外助，自給自足，最少也應不作有以易無。但若因外力「戰爭」的影響而暫時流於匱乏，需要救濟，亦正如病人需要補助一樣的正常，現在的中國，是既患先天不足兼染時疫。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發明之武器，其破壞力遠較第一次戰爭為甚，所以戰後的全世界，猶如滿目，除掉一兩個天之驕子的國格外，連頭等強國的法法，也在呻吟於匱乏中，待人施以援手。中國這一「曇花一現」的強國，更是問題嚴重了！所以說：「救濟並不僅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必需的事。」社會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如果人與人之間，只有自私自利，

沒有同情和互助在聯繫着，那便是

定向自取的路。單單圖謀自己活着或是單靠別人活着的人，他自己已先放棄了做人的義務，那麼，我們也應該放棄承認他為同類的義務，而予以打擊，使之墮落。社會上有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如打風，貪污，賭博，營私；現都繼續存在着，如果不加以制裁，就等於鼓勵其存在。我們必要大聲疾呼，救起而攻，絕不顧這犧牲，那裏至少也須潔身自好，誓不承認這些醜惡，更不與之合作，在行動上，工作上，處處都要表現自己是站在正義方面，雖是吃虧，但仍快樂。就因為有了這點吃虧，纔能維護了真理與正義，做個榜樣，使社會上公正不阿，坦白純正的人士知道：「除開醜惡外，還有另外的一條路」。

參加救濟工作的目的，就是想在這個新的機遇與氣氛裏表現，上面所說的一些，並未想得其他什麼。

這不是職業，更非事業，只是一種「過渡」服務的機會。這種工作已經作了一年多，當中有許多事使你感動得掉淚，也有許多事使你哭笑不得，這些零零碎碎的經驗，有許多不便也不可能全盤托出，至於能寫下來的便不加渲染，力存六真，其中自不免有妨礙人的地方，請原諒我不是故意。

有一次是救濟北平的忠貞文化人，這些忠貞文化人是怎樣來的，以及他們是否是忠貞的，姑且不必去管他。有的人已經死去了，但名單上還有他，而活着的反得不着救濟，人家罵風涼話，我只能認罪般聽着，我聽這種嘲弄的語調，正同我聽激的語調一樣的酸痛。

可是當我們在辦公室接到外迅夫人送回的一袋麵粉，附有一個條子，上面寫着：「謝謝你們的美意，我實在是窮苦，但相信有比我更窮苦的人，請此退回，請送給更需

要的人吧！」以服務為天職的人，雖然會感到溫暖，畢竟貧苦並沒有侵蝕了全世界。

新到一個地方，士紳們請擺飯包圍上來，硬要請客吃酒，分明是不該去的，但不去會得罪人；去了之後，若對他要求的私情不能滿足，也是得罪人。對於救濟就是救濟工作，應得者得不到，不該得者得不到，這；得不到者未達到他應得的程度，也；因為誰都認爲這不要錢的東西，應該白白送自己一份。對非分要求的人如應付不當，便常遭受持槍階級的侮辱，例如：有一次到某縣放糧，有個軍官編成的隊伍，硬要求未進，竟在我們投房的時候，氣沖沖投上前來：「像他幹什麼的，爲什麼見了我們就不站起來！」我們只覺得可笑又好笑而難以「請原諒我們不懂軍事」，但到底我們很安心，因為我們沒有把同情我們的團體友人

應高漲運來的救濟物資分配不合格的人。
 小職員因為多領三百元債務的三輪車費被開除，可是開除他的人却開着公家的汽車去兜風。朋友。有一次他在街上拉來一個窮孩子，神情緊張的亂吵亂叫，給衣服，辦公文，忙着濟院，似頗具熱忱，但等到有人提到救濟窮苦兒童的通告計劃時，他又索然寡味了。
 事情可以不作，但必先來一個報告，再來一個計劃書，加上一個調查，附上一個意見，有時偷竊不解氣，再來個上朝面奏。爲了這個原因，雖然十幾個人，用了一個月的時光，發放了很少的麵粉與衣服。公文紙破例的多用幾百張；書記的近視程度又加深了兩度，而這種人在主管的腦海裏確成了不可或離的

幹員。因爲報告和調查制他的窮子太多了，所以換個窮的人反被派派，久之便變成一種欺騙，窮窮，敷衍，報告第一，工作第二之官僚習氣。
 一個熱心服務三十年的自熱河工作歸，因當地人民衣食奇缺，女人多無椅子，而熱心主張多救濟鄉間，理由爲城內的窮人實較鄉間的富人差不多，救濟窮窮不應有城市與鄉間之分，或省界國界，皆應予以救濟，這位不識時務的人所發出的呼籲，除了奠定他非自動辭職的基礎外，別無收穫。
 由於以上的簡單事實，對於這已近尾聲的救濟事業，有下列幾點希望，如果能對將來救濟的人或有一點貢獻，那就是筆者太大的

的痛了！
 (一) 救濟工作是救人，不是救自己。我們要用耳朵聽，更要用眼睛看。譬如：來個難民求救，他一定有一大片說辭，如不用眼實查一番，輕易失之公允。關於用人也是一樣，誰的工作好應該鼓勵，誰的工作差該申誡，應該根據工作表現，不該只聽一紙報告，以免爲中層障礙，影響工作。
 (二) 要有計劃。這極大的而且重要的事業，在未動手前當迅速調查，擬具計劃，城市鄉間不可偏重，農工學生也不可偏重，以免遺浪費有數且有用物資之虞。
 (三) 要有標準。被救濟者究以何者爲合格，當規定可以遵循的標準，譬如赤貧戶得衣得鞋，次貧

有窮無衣，但赤貧之分對窮窮？若無窮定，救濟中地之窮其乙之救濟，若不足稱爲貧戶的現狀。
 (四) 要有立場。應該救濟者救濟，不應該救濟者不救。不爲得窮，不爲勢屈。在未工作前，就該確確實實的弄明白自己的立場。如爲作官，則另有許多作官的事業與途徑，厚墨學的原則可全部引用而無閉言，正如一個平常人可去的地方，和尚不能去；不然是犯了清規，爲人不齒，因爲出家人應該純潔，所以如果他還穿這件純潔的外衣的話，只有守清規，不然就丟還俗，以爲所欲爲。請以萬分之赤誠，希望救濟的人不走作官的路，或以官的姿態來參加工作，以弄污這道剛建的事業！

新疆是誰的天下

(六)
 從目前的稅收和現況看，新疆的產業資源，似乎是在南疆，焉耆，庫車，喀什噶爾等的糧食，棉花和蘭干園等地的工業，都是南人耳目的東西，不過，有許多看不見的寶藏，却大部份全在北疆，譬如金銀銅煤還有近代工業佔重要地位的鎳，和石油，無一不集中在北疆。

凡關心邊疆物產的人，對阿山砂金的名字，都不會生疏，翻開新疆對外貿易史，阿山砂金出口的数量，人人都會看出個大概數字。盛世才統治新疆十幾年，在經濟上始終沒有露出破綻，這原因除了一種份量之外，還知道阿山砂金給了他多大的助力。許多人說盛世才的新疆的成功，是得利於他「反帝親

蘇」的政略手法，其實他口惠而實不至的朋友，幫助人力則可以，談到錢，向來是只許進不許出的，因此錢的軍隊政權，用的是大鼻子朋友，特務組織是「朋友」包辦，其他如新疆各地的醫院（即所謂官藥房）工廠和公路建設機關的技術人員，無一不是大鼻子朋友，這些朋友同盛世才的關係，表面是勞資雇

用，勞資關係的連繫，於是工資，實際上大鼻子朋友拿了盛的工資之外，在倫理上正掉了個「個兒」，打個比方，大鼻子正等於當年論賭場的日本人，盛世才便是當時的傀儡漢奸。
 總起來說，盛世才在他大鼻子朋友身上，除了人力之外，非但得不到半點油水，相反的，他所統制

的新疆，無形却做了他「朋友」的
 金納所在和銷貨市場。當時是「
 新王」，第一階級的是軍火，其
 次是交通建設器材，更多是新疆人
 的日用品，表面上中蘇間還沒有訂
 的約，實際上，當時新疆的對內
 的物產運銷，同對內地的政治軍
 一，十分之九已說了話，取兩代
 之物，自然是大鼻子朋友，大批軍
 火物資和日用品的送出來；又是大
 批的牛羊馬匹毛金子的運回去。
 從清初起，新疆便是中央的「
 的實物，就是對新疆最有辦法的「
 術業」（人宗業，劉錦棠）也不能
 不與當年那五百兩銀子進活，民國
 以後自備增折而金樹仁，第一不靠
 了這點油，盛世才「登極」新疆，這
 筆錢的來源漸濃，而十二年的成敗
 還都成了個結實實實府風聲的
 「王爺」——這袖裡面的乾坤，自然不
 必解釋了。

(七)

列寧格勒的危急，啓迎了登
 才對「友誼」冷淡，所以三十二
 年由烏斯曼在阿山拋棄戰場，前後
 經過兩年多的大打出手，從吉木乃
 直到青河一線以北的半個阿山，都
 變成了大紅的顏色，三十四年五月
 阿山首府承化，早已成了孤城。因
 爲阿山區的產業精華，大部已遷居
 在內，承化以南地區，完全是戈壁
 連，且，百里不毛，所以烏斯曼的任
 務，暫時達成。
 和強悍人加哈克的控制，阿山牛
 羊金子以外，供大便是伊犁馬和烏

蘇和油。還有一部物產糧食，阿山
 這毒藥下了場，下一場自然是伊犁
 伊犁區這場戲文的演出，一般

本刊啓事

因爲物價的繼續跳動；同時國營事業的領頭奔馳。我們雖極
 力想仍買原價，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爲維持本刊的收
 支平衡起見，所以從這期起就不得不實三千元！尙祈愛護本刊的
 讀者們，對我們不得已的苦衷，多加諒解！

人的印象這記名「伊犁專署」這名
 字，其實伊犁專署在抗戰勝利，蘇
 聯友軍進入東北九省時，已經發動
 了，這場戲主角，起初是原任塔城
 才蒙哈土產公司辦事處副主任的塔
 塔爾族人叫被提克的，後來失了踪
 不知去向，三十二年九月盛世才去
 職，他藉口由霍爾果斯河以西驅回
 了愛哈附近烏拉斯台，手下有千把
 人，起首是以試探性質到處搶掠爲
 生，這辦法有使車馬錢，一方以死
 和宣傳與民衆增加實力；一方用
 腐變方式以試探 軍的實力和當地
 政府的態度。

自己的噴嚏之外，其餘大都是阿山
 烏斯曼的底蘊，此外還有莫斯科電
 台廣播聲明在新疆變化的「紅八團
 」。卅三年十月八日，塔哈被撤職
 ，據說伊犁專署伊犁的街市，普遍
 發現反對漢人的標語及宣傳品，十
 一月十五日經定圍捕，也佈滿了一

賊娃子」，同時伊犁歸化區（白俄
 駐區）險些發生革命的槍聲。
 愛哈本是伊犁與省會迪化之間
 的交通要衝，伊犁去迪化的公路，

除了必須經過愛哈之外，絕無第二
 條路，當時伊犁區的駐軍，只有騎
 一師的一個團和預七師的一營和一
 個保安團，伊犁城只有騎一師那一
 團駐防，愛哈的事已隔了一個月，
 當時省府的首長們，始終認作「匪
 患」，伊犁事情緊了，警務處長和

(以上接第二頁)

貪污剝削之輩，使勝利後民衆
 對政府的信心大失，社會國家蒙
 受大害；如這劣跡不改，不但無以
 挽回民心，無以維繫綱紀，且會使
 這已够嚴重的局面，益發嚴重，如
 於不可收拾！我們常常聽到，當一
 方在嚴厲以維中共的破壞行爲，如
 鐵路等中；同時更有許多未
 經中共破壞的工廠礦山船隻，遭
 受所謂接收人員的洗劫！當人家走
 蘇軍和接收人員十四天的拆毀劫掠
 ，而台灣則飛機轟炸零件之拆毀，這
 在民間成爲流行一時的好買賣，這

民政廳長鄧萃波前往調查，不想
 伊犁與駐軍空降首長，因「匪」
 亂一問題，還吵了一場，最後，迪
 化的朱長官紹良和省主席吳忠信所
 得的報告還是「匪患」兩字。這事
 的結果，伊犁專署員公署被攻佔，十
 三日伊犁唯一的治安機關警察廳
 ，也完全失掉作用。

從帝俄時代起，北疆便被大鼻
 子朋友列入勢力範圍，這是無可諱
 言的，同光間幾十年提不清的伊犁
 問題，民國以後因對新疆前途的不
 放心，而導演的殺場逐金。可以說
 全都起於所謂勢力範圍被威脅的恐
 懼。總之，爲了使所謂勢力範圍地
 位的鞏固大鼻子，是不喜歡讓新疆
 自己一個安定的勢力，特別是對中
 央表示好感的集團，更不允許存
 在。（待續）

些話真使聞者笑無由。當今之計
 ，政府不該講快，有病不該講醫，
 應切實反求諸己。
 總動員令後的施策，政府如能
 發揮建設性的效能，勵精圖治，改
 革積弊，不貪污，不腐化，善青年
 甚至共產黨開辦一條新的合法途徑
 ，則與前面向提的軍隊國家化，政
 治民主化相配合，或可使這慘慘的
 鬥爭，時間不至太長，範圍不至太
 廣，破壞不至太大，便能善其於終
 ，實現極久的和平；否則外勢日趨
 ，自有「覆巢之下，決無完卵」的危

編後記

關於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一般人對此問題下分注意；尤其政府領袖與黨員，無疑的，更引人焦灼。蕭正誼先生有鑒於此，已至最嚴重的階段，他以前在第三條路上的民衆的立場，焦慮這等門的持久性，破滅的廣泛性和所起的外力內侵的嚴重性。他對政府抱有三點希望：(一)儘先「做」到這取於民，還軍於國的地步；軍隊應當不受任何黨派指揮。所以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應該反求諸己而示範於人。(二)政府對於在野不特武力的政黨，應依法保護，對於共產黨，更應只使其放下武力，而目標，以符當局容忍寬讓的實質。(三)政府應趕快澈底改革政治。

其實就是民衆，他的話很明顯而深刻，可以說是下了一個很好的定論。政黨成功與否要看中立對立的傾向如何；所以不但不應該攻擊，而且應該敬重他們，努力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擁護，可是今日的中國政黨，似乎還有封建思想，不知「民意」爲何物，誰敢說話，就是叛逆，反動分子。最近英國的思想界，以及言論界顯露出一種使政治思想的對象具體化的新趨向。吳恩溥先生很客觀地敘述與分析這種新的趨勢及其影響。他特別提出林賽，拉斯基，唐頓諸人。而對克羅斯曼在說沒有所懷疑。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號

The Modern Knowledge
(Issued Fortnightly)
Vol. I, No. 6, July 16, 1947.
Head Office: 72A Li-shih Hu-nang
East City, Peiping, China.
Price: \$3.000 (G.N.C.) a copy.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創刊

本期零售每冊三千元

北平四德士胡同七十二號甲
電話東局(五)〇九九八

編輯者：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發行人：董正
發行所：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經售處：新實書店及全國各大書店
北平政府一號中

士，真爾，格爾，利維爾，德爾，布爾，馬林，斯爾，士，等學者，確實有深刻的認識。這幾年最爲世界注意的法國作家，那就是沙爾德了。吳恩溥先生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轟動巴黎的沙爾德的兩部劇本加以評述。一可敬的私語，暗地說自初爲民主國家的美國，還談不上種族平等！至於「死無葬身之地」，是法國地下黨徒的哀號。

青中先生的「哭笑不得的救濟工作」，告訴我們若干令人失望的事實，關於魯迅夫人退回國稅一事，編者很受感動。

冰心女士乘此次參加參政會之便，回到中國，並來到北平，女青年會又請她作了一次公開演講。告

訴日本的情形。她說：「我們不爲悲觀再來使我們，發愁的乃是我們自己勝利後的不復興」。這短短的兩句話，充分告訴我們，中國前途的暗淡與可怕。冰心女士很久不寫文章了，此次看到「現代知識」，她非常高興。所以，她拿了幾期到日本去，預備給他的外子吳文藻先生看，並分贈他的友好。而且答應我們，回到日本，時間從容後，爲我們寫文章。這是我們可以先向讀者作一預告的。

近來又收到很多讀者的來函，或討論第三條路，或在其他方面有所賜教；因本期稿件特別擁擠，不能刊出，實屬遺憾。因此，「半月刊」亦不得不暫停一次。深望讀者原諒。